



國朝文錄

448.515  
2245  
=17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二

書類八

與陳扶雅孝廉論漢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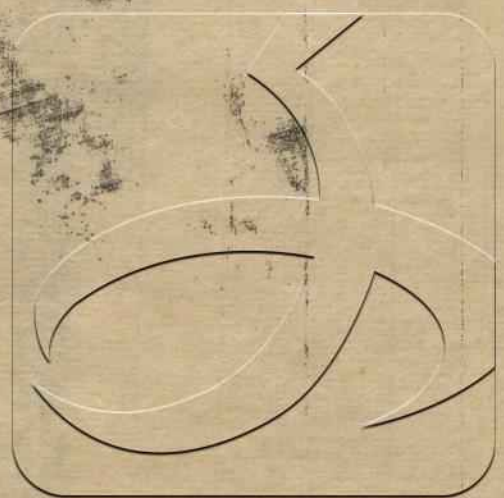
汪家禧



近世雅重漢學妄論真漢學亦不盡傳孟氏之學當時已有  
 微論况歷久至虞氏其中條例斷不能無增設而必謂商瞿  
 之傳即此足下試思易經四聖人手定道冠諸經必如虞氏  
 云云則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檢牘比擬定詳恐經旨不如此  
 破碎也鄭荀同學費易何以立說又不同鄭從馬學何以與  
 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災異何又不同道無二致一是  
 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論尙書力闢古文妄謂今時伏  
 鄭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復古者所本仍用偽孔不過一二補  
 綴如交廣人嵌螺鈿盒其本質仍漆也即鄭注無有者仍不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得不用孔義以通之用其說而闢其書何足令人心服詩四  
家同本苟卿何以詩旨殊作詩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足下  
試思一堂受業縱有異同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傳未必盡  
經師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眞所謂陳已  
之芻狗矣妄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爲貴董子明陰陽五行  
究天人之原賈生明體達用盡通變之術劉更生敷陳七略  
辨官禮之條分通立言之本旨許叔重詁字義而六書之用  
彰鄭司農究典章而三禮之要舉諸大儒之書皆當各存其  
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遺經又不必曲說以添膠結至於唐  
宋以來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當一一參稽斷不可槩爲掃  
卻如必限代讀書則太倉歷下用其說於詩文今復用之於  
經學恐千秋定論斷不能廢程朱而但遵伏賈也高明試思

狂言亦可擇否且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  
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  
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  
也班史無韋賢鄴都無王粲精專則是而閱覽則非也矢臆  
狂談幸勿以荒唐罪我



復林若洲言時務書

程含章

足下素抱賈生之心作為時務一書其論五憂也切而中其  
 解七駁也詳而辨崇論宏議疊出不窮而僕前書謂其必亂  
 天下則何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釋之以為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大抵開創之君類皆有英明雄略  
 聖神天授之材又以手夷大難斯世之險阻艱難身所備嘗  
 天下之士俗人情目所親覩前代之善敗得失耳所熟聞其  
 時佐命之臣又皆虎變龍驤識微見遠之士故其坐論廟堂  
 垂諸典則以貽子孫者類非後賢後王之所能及昔宋神宗  
 欲變法司馬君實侍經筵讀曹參代蕭何傳神宗曰漢常守  
 蕭何之法可乎對曰甯獨漢也使三代繼君皆守禹湯文武  
 之舊雖至今存可也由是言之祖宗之法惟小有缺墜者隨

時損益之至於大經大法不可變也漢晉以來唐宋元明有不變亂舊章而亡國者乎無有也我朝聖祖神宗繼繼承承一切官禮兵刑監前明而精之法度紀綱纖悉具備誠能守而弗失雖萬年未有艾也卽以海防而論慮匪船之出沒無常也於是乎置水師以鎮之礮臺以守之兵弁有制訓練有方遊巡有時會哨有地礮船戰船星羅碁布都守之上轄以參遊副將統以提鎮又有兵備各道以分莅之又有督撫以節制之偷惰者黜勤能者陟疎防者謫失守者誅又慮愚民之表裏爲奸也於是乎編審保甲稽查接濟嚴禁銷贓地方自道府而下至於捕巡皆有詰姦禁暴之責遞相管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百數十年太平之故咸在於茲迨乾隆五十四五年海盜漸起禍緣安南篡臣阮光平父子叅

賊致寇擾我邊境洎天墜厥命羣盜無主爭爲雄長招致無賴肆行劫掠乃造米艇大船配兵出捕其時太平日久將吏怯懦緝捕不力地方亦不能實行保甲守口員弁因緣爲奸而接濟銷贓諸弊作矣海賊綿延至於今日愈無忌憚焚村莊劫礮臺者歲且再三告也皇上軫念沿海商漁嚴旨責問大憲非無肅清海嶠之心而將官無一果銳忠勇之人責以畏葸不前則曰賊衆我寡也風色不順也間有一二差強人意者亦止搜羅小醜聊以塞責若大幫洋盜不敢過而問也邇來參革將弁不爲少矣而泄泄者如故卽添船添兵以界之亦屬無濟於事每歲獲盜多不過千餘名而無賴奸民受賊雇募入海者尙不止此所誅者少所添者多勞費伊於何底耶由是觀之海盜之不平非法足累人乃人不奉法

諺曰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今日之計止宜就無能之將作量力之謀不必遠言戰也惟專心議守多造船隻招募兵勇分布各港口岸責令將弁日夜訓練把守文武同心力行保甲嚴禁接濟如有疎漏法在必死凡船不經掛號搜查者毋令出入夜間口外之船概行禁絕漁船止許朝出暮歸不容多帶薪米商鹽各船責令水師逐程護送使賊外無所掠內無所援不出半年賊夥必散然後掩其不備殲厥渠魁則盜息而費亦可省足下欲謀人國會不深思遠慮而紛紛然欲取國家之成法一朝變易之如來書云宜簡機深望重大臣一員於閩廣江浙諸省要區開設幕府倣漢唐遺規復辟舉收人才或遣使人採訪或許以自薦一省陸路許選司道三員司道聽選副使二員一主禦寇嚴防接濟一於商船出

洋時抽分餘息雇募鄉兵護同上下水路許選提鎮三員分合巡緝各授一軍約配戰船二十米艇十號仍聽各選諮議一員之數策者僕竊思之無一而可今日督撫之權不爲不重矣生殺予奪錢穀兵刑皆其職掌定下又欲別開幕府將廢督撫不用耶則數省事繁非幕府之所能理將仍而不革不受幕府節制耶則事權不一何以圖功將受幕府節制耶無論鞭長莫及緩急難恃以九千餘里洋面責諸一人使懸揣虛擬以圖必勝之策雖呂望復生不敢任此僕竊謂以一省之官辦一省之賊海面情形較易熟習兵將勤惰較易周知呼吸左右較易捷速果其得人安在督撫不可辦賊何必更設幕府事多滯礙耶其不可一也 國家取士之法出正途者有科甲有行伍出異途者有蔭襲有 詔試有投効有

吏員有捐納我 皇上親政以來士人上書陳言者苟有可  
採聞 賜錄用皆所以廣收人才也有功者賞有過者罰銓  
歸閣部重大柄也遷擢以等情名器也升調以年杜躁進也  
保薦必書事實防冒濫也其有奇才異能者例許專摺奏請  
或 特旨不次超擢可謂四門洞闢矣足下又欲復辟舉之  
法豈諸路皆不足以得人而辟舉獨可得人乎抑賢人君子  
不肯應 朝廷諸路之求必待辟舉法行然後出而仕乎徒  
長虛聲無益實效其不可二也若夫使臣采訪惟據聲名則  
殷浩慶彈冠矣竊恐奔競請託賄賂諸弊如蠅而起雖嚴刑  
峻罰以繩之不得而禁其不可三也課績命官故賢能者奮  
勇而貪劣者不得進若令其自薦則人皆毛遂吳起矣脫令  
有一能讀父書趙括出乎其閒足下將疑而不用耶則無以

服其心而來天下之賢將舉長平四十萬卒慨然授之耶是  
戲天下於一擲也夫考試微名也枷杖流辟大辱也密封搜  
檢棘闈至嚴也而鎗替懷挾之風猶不能禁况立談而取尊  
官掇厚祿何事不可爲耶其不可四也司道者百吏之綱維  
提鎮者三軍之司命皆天子之屏翰大臣也必其人功績著  
聞才識卓異 天子乃簡而授之非如知府副將以下督撫  
可以奏補也足下竟許幕府自選以爲有合於古者大國三  
卿二卿命於其君之義不知古者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各子  
其民故各得命其臣今則郡縣一統無私土無私民安得有  
私臣哉以閩廣江浙四省悉隸幕府已轄天下三分之一又  
使得自選其屬則朝廷輕藩鎮強足下能保無樹黨營私尾  
大不掉者乎其不可五也廣東官制三司之外輔以六道無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可增不容減法至善也足下欲減司道爲三輔以二副使何  
以資彈壓而寄廉訪乎其不可六也賊船之來無定時無定  
境也接濟之奸非明目張膽也二者之患合通省文武之力  
猶不能辦足下乃責之一副使乎其不可七也往者招募鄉  
兵出洋緝捕意謂勝於營兵也詎知聞賊礮聲荒亂無措不  
戰而潰何則戰陣非其素習又且工價幾何孰肯舍身鬪賊  
乎足下欲使一副使抽分商人餘息購募鄉兵護同上下粵  
洋三千餘里一副使豈能盡護即果能護僕猶慮其加賦病  
民况烏合鄉兵必不得力賊船突至必遭焚掠商人以有限  
之財供無益之用雖刀鋸橫陳不能從命其不可八也廣東  
兼轄水師官將一提五鎮六協七參八遊而陸路不在其數  
非是不足以資防禦也足下欲減提鎮爲三分之一則海面遼

闊終形單弱合之則又顧此失彼其不可九也粵東戰艦舊  
繒船資以護守形製皆不甚大也至乾隆五十九年海氛猖  
獗小船不能敵大乃造米艇百號分派各營每遇盜警不敷  
配駕尙須添雇商船非得已也賊船之來多者百十號少亦  
數十號足下欲每軍止用戰船二十米艇十號將謂寡可敵  
衆乎僕嘗半載在洋與賊連戰數次頗知其略大抵外海之  
船與內河陸路異何則汪洋之中一望無際非有山林險阻  
可以憑扼塞非有林木蔽翳可以伏奔軼其戰也惟恃船隻  
礮火之多寡大小爲強弱而又有霧有雨不可戰無風大風  
逆風逆潮皆不可戰必天日清明風力適中師船乃出船身  
簸蕩礮發多虛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不可  
驟及東西南北惟其所之不可邀截若到黑水外洋或日色



將曠我師不得回帆矣故其殄滅較難要之方戰之時必以船大礮大為貴故以大船攻小船如以虎驅羊一可當十以小船攻大船如以卵擊石十不當一是故配船之法大船須十之八九小船須十之一二小船者以備淺水捉賊之用不任戰也僕方欲添製加倍大船每幫二三號載以四五千筋大礮俾賊不戰自潰足下乃多用小船少用大船謂大船不若小船之便亦未親臨行陣耳其不可十也若夫用人之道惟於進賢退不肖加之意而已雖行軍之際使貪使詐亦所不廢要必度彼無背叛之心我可制其死命然後可用否則厚賞之可也予以柄不可也足下謂富鄭公欲收凶險之徒量加任用以為束縛之計僕謂此特為小有才智不安貧賤者言耳若夫亂臣賊子豺狼成性雖日抱而哺之不可

馴也要在聖主賢臣防微杜漸有則斷而誅之斯亦何能為者元明季君荒淫失道法紀廢弛故使張士誠方國珍李自成張獻忠之徒擾亂天常足下乃謂其不知收用不知此數人者收而用之有異於莽卓敦温安祿山之為耶夫治天下之道惟法與人足下之於法也欲變易舊章於人也欲收召亂賊有一於此尙足致亂况兼而有之乎昔王安石博學多聞慨然有匡濟天下之心卒以才偏性傲以順己者為賢以逆己者為不肖遂致流毒縉紳禍人家國足下以海門布衣畱心經濟忠君愛民之意溢於楮墨非豪傑之士烏克有此特以閒散荒蒞未得備窺盛朝制度之精遂泥古先已行之效此亦經生之常無足怪者所願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剛而不復實而若虛則德業日進令聞無窮矣方今制府誓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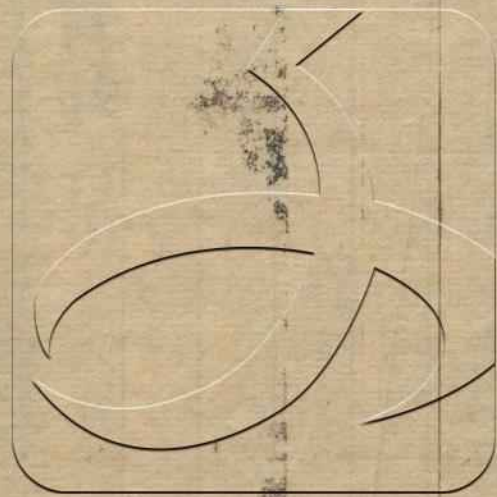
海嶠特於省會設立軍工局大頒文告下諸郡縣收羅人才  
諮訪治道士民中有能出策平匪者許條列欵要赴地方官  
呈遞倘格於有司許赴省局投遞果有成效立功予以出身  
是亦辟舉之義也足下懷之久矣曷斟酌其辭出而圖之若  
仍執舊說也僕願且卷而懷之理愈求精義愈求熟俟夫事  
理通達心氣和平再出而談天下事未爲晚也

答謝子章第二書

顧會

曾白得二十八日所寄書所云窮鄉僻壤惡俗難革喪祭之  
閒尤多失禮欲發憤著書以復古制甚善甚善愚以爲儀禮  
所存皆是士禮正宜吾輩講求然而世之不知用也久矣又  
以爲先王治死事倍嚴於生欲盡取喪葬祭禮數條先行之  
又恐駭俗疑而不敢爲此甚非也先王作爲禮以教人何一  
非利身便事者之所爲而何以駭俗爲哉顧世俗不察但視  
爲古書名存而實亡不知其皆可施之於用茲其所以日就  
衰耳大抵人情平日舉止動作非其素所服習目不接事物  
名數登降之節驟然見此何能無疑此其道在須以時日積  
漸使反學士大夫趨向動爲人所取法久之自然浸以成俗  
是則用之之道在足下卓然不顧流俗其意斷與不斷耳讀

士喪禮自始死至於卜日特牲饋食禮自筮日至於祭祝儀物等事中閒又有既夕虞禮節次備詳並不覺其繁重委曲如此果其能用則古先王之道不墜於今矣然尙有爲足下言者凡事異而禮易世殊而用變按古文儀禮共爲五十六篇今鄭氏解者止得十七篇年代久遠殘缺已多其中舉事細碎處亦豈無錯誤其存於今者未必一一可行獨其收拾補綴朽蠹折簡次而成篇賴以可考蓋自唐開元禮宋開寶禮以下因時適變已有與之大異者况至於前明及本朝之會典乎所謂用其意而不同其跡爲前人制作之精義其亦不可不察也夫經者不易之道也治經者則不妨變而適於用適於用斯不悖經矣僕欲足下於讀經之餘更近取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宋纁四禮初稿以周知其酌古準今所謂利身便事期於可用者也如其不能用亦奚貴於好古嗜學之徒爲之孳孳矻矻日誦說於其閒哉足下之書雖未蒙賜覽諒未能出於司馬氏諸君之外者足下如欲更列條目自爲一書亦無不可惟望去其名而適於實用則幸甚會再拜



答周仲和書

張士元

伏讀手書宛如面語藉慰三四年寤想之情幸甚去年聞兄  
署涇邑甚勤理事之暇治文書不少忽此誠讀書人本色亦  
爲政之道當然也昔歐陽永叔爲夷陵令齋中無書可讀乃  
取積年案牘盈箱堆屋者盡閱之因此得究知人情物理後  
時深有裨於相業其接引後進亦不多言文章往往與言政  
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亦以少時居官不留心世務但雕琢幾  
句不唐不漢詩文深用自悔觀此則知古人爲學入政之要  
矣來書云一行作吏諸事盡廢不知所謂廢者何事耶豈詞  
章風好今日尙不免技癢而以不得近筆硯爲憾耶將亦事  
上接下之間掣肘而不得行其意也承諭漕務經涉爲累頗  
深此士元所耳聞目見者非但當局者難幹卽旁觀者亦難

說矣大約治縣諸事難了而漕糧爲尤甚雖然急公愛民亦視其力之所能爲者爲之而已竊嘗謂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而今之治縣則又非纖微省嗇所能濟事蓋左支右詘之情形時有焉然亦當以制節謹度之意推之期於濟事而止若事不可濟則真可以去矣聞讀後漢書馬援傳援告梁松竇固口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竊歎爲名言因增一語曰居富當使可貧居貧當使可以以不富兄仕宦方始願常存此心也風便附答不盡

與潘致雲書

張士元

致雲足下辱示文字已讀竟服足下之才敏而氣秀也蘇明允稱歐陽子之文紆餘往復無艱難勞苦之態足下差近之慮益培其根俟其華實焉集本謹奉去夫文章之道至可貴

而恆不易成也僕始讀古人之文以爲可趨步而至每伸紙疾書滾滾多言不復知天下深山窮谷之中有人譏笑者數年來縱觀周秦漢唐及近代諸家之文考其源流辨其徑路而後知文章之統有所歸不可以鹵莽從事也因不敢輕下一筆見人亦默默無一言蓋此事自有實境非真學問不能到彼淺見雜識庸妄之作亦有幸而存於百年間者究其所歸終必朽腐夸父追日道渴而死誠何所取哉然謂古人之文必不可至則非也椰子厚曰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獨要多讀書深養氣無以犬羊之皮幸人或疑其虎豹且天下不少通才博學俊偉異敏之士其文之陋者欲以炫耀一州一邑冀其無異議已不可得况四海之大乎又况千百世之遠乎僕居常念人之廉恥所關至重今以不能文爲文文未必

傳而廉恥之心先喪故不敢苟且多作閒有時事不可遺忘當存之簡墨及偶有會意之處與夫應訓牽率不可不作者則謹述其大略仍羞惶不敢示人雖相知亦罕有見者自度此後能學則爲之不能學則不復爲無望於人之相恕而虛獎也足下所攜去數首幸見還并賜教焉

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

張士元

去年九月友人自金陵歸持到手書卽冒詢知尊體安善冬春來伏惟動止萬福書中過蒙獎進且喜且慚展讀所賜文集心目開滌見所未見淡而旨耀而豐信乎古之文非今之文也來諭謂歸熙甫能於北宋諸賢外自開徑路故數百年獨推之此卽熙甫所謂自得者也古今爲文章者雖遞相師法要其所自得必有出於師法之外其始也常取道於一家

以正其趨其繼也必推類於諸家以盡其變久之則渾然融化矣士元質鈍才朽從事於此三十餘年而無所成自頃歲讀史記漢書稍熟而取昌黎集詳讀之乃於其閒時有得焉蓋退之所取者至博而其大要則有二端議論宗孟子敘事法馬遷皆遺其貌而直取其神他書出入漁獵無不就範此退之所自得也宋以來文家大率學韓歐陽永叔曾子固尤學韓之善者本朝方靈舉先生持論甚嚴於左馬之外獨取韓子雖班固亦多駁議觀其推究利病洵近世之知言者也然謂退之以下諸家論文皆不列班固見爲不足取法則未敢信也退之言古作者舉司馬遷劉向揚雄輒及相如而其爲文則不用相如之格顧常采取班氏兼用其體豈相如果能勝孟堅耶退之意蓋以孟堅書半用子長其辭亦子

長之亞言子長足以該之故不及孟堅而以相如詞賦之雄  
類舉之未嘗以此定優劣也且當時文士游於退之爲退之  
所善者莫如李習之習之之文皆準退之而與皇甫湜論文  
嘗儕班固於左馬之列美其敘事高簡豈退之不屑道班氏  
而習之顧自有得於孟堅耶將亦亟聞退之之論而爲此言  
也自退之後善敘事者惟永叔熙甫然亦僅可與孟堅匹耳  
豈能過之乎又况不及永叔熙甫者乎審是則學文者固未  
可輕議孟堅矣抑又思之文之難非知之難爲之實難爲之  
者必有諸其中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不養  
古人之所養而徒學古人之文庸有當乎然則知其不可強  
致而務養之以俟其自得者之事也士元邇日所見如此  
先生以爲何如得再賜書開之幸甚

答施北研書

張士元

惠書詳覽詞意實深感愧僕自二十五歲居憂暫輟舉子業  
觀前賢遺書始有志於古文辭取所藏史記漢書及唐宋諸  
大家之文時時讀之盡去六朝纖麗之辭不觀恍然若見屬  
辭之體要也其後往來鄉邑久旅京師士友間少有言古文  
者私自習之迨屏迹溪山則更肆力於史漢歲常不廢近者  
讀左氏內外傳戰國策益有味而後信此道下傳馬班韓歐  
陽以至歸熙甫爲一家親屬也自桐城望溪先生出世始知  
文之正宗然望溪立格甚嚴駁議孟堅未免太過其論漢書  
文字固有識至駁及霍光傳則過矣今孟堅書具在望溪書  
亦具在其敘事之文果能與孟堅相上下乎抑有過於孟堅  
者乎其閒得失當必有辨而世之爲文者乃遂輕去孟堅則

又望溪所不許也孟堅實未易到縱有一二痕瘡亦不害其全體之完美所以韓歐亦未嘗瑕疵班掾也舍班而專宗馬何所不可然嘗反覆折中竊謂真知馬必不敢薄班何也其文之神理脈絡意度波瀾固有相會通者也有天地來朝野上下人物事故無地不有無時不有其中功德才行氣節所謂磊磊軒天地者必不可聽其泯沒無傳即賢奸曲直是非亦賴文士存之筆端而後此理不晦於天下然士之心能辨別筆能通達者寡矣其書事狀物能得遷固之義意者益寡矣然則磊磊軒天地之人將終泯沒乎賢奸曲直是非其混淆而莫辨乎僕於此有感焉竊欲舉所見聞述而論之而才力淺薄又山野中少聞寡見無以發其論撰之意但於讀書考古應接賓客之時畱心訪問有所得輒錄在紙上不求其

文求其實不取其簡取其詳又從而參酌人言多方備證至清暇適意時遂刪潤成文蓋孜孜於是者幾四十年而卒無所發明亦有事當載而於分不得載則闕之也今先生謂拙文於馬班史學實能得其神髓可上接二千餘年文派何敢當也所言施孺人係貴族子婦行僕自少知其高節故為作傳其子履旋則伺里前輩也履旋久館於外資以養母亦未虧於子道孺人終時履旋在山左困甚其事有難言者僕傳孺人自當書孺人事而止不必論及其子子有功德可述則書之以為母重否則不具書此文章之體當然非有所薄於履旋也校字煩瀆不安之至率爾布復不盡

與同學諸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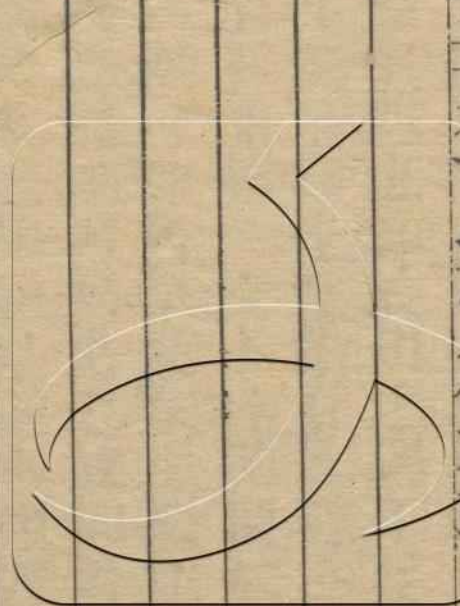
張士元

向於李杜韓蘇四集亦曾熟看而作詩甚少惟文時時作之



亦未成也客居無事輒讀史記漢書頗知意味藉以養性夫  
人不能無欲世俗之所欲誰不欲之如僕者雖有所欲能得  
其一物乎世俗之所得者僕皆不得則將何所樂乎人一日  
不樂則足以致病豈可鬱鬱久居乎於是寄其心力於文章  
亦非敢薄時文而重古文也魚水遊而鳥木處蜂愛花而蠶  
慕肉各適其性而已何必古文之是而時文之非乎邇者兩  
耳重聽應酬益少自分已爲不全人矣置不全人於衆全人  
之中能免姍笑罵譏乎故終日兀兀與古人相對亦靜中一  
樂也然僕既病聾兒輩又下材多病一家十數口尙仰給於  
老人則事亦危矣而此固有天焉吾其壽與夭與得終其天  
年與抑飢餓而死與吾妻孥其可保聚與將終於漂散與是  
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已而目

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僕近年之所自得者雖頻得頻失終  
愈於無所得也陶公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  
盡無爲獨多慮韓公云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  
木縱橫吾豈知皆此意也餘不盡言





與張鱸江書

張海珊

朋友閒傳述頗以先生此行幾得復失羣用惋歎竊謂不然夫先生所師承者震川震川七上公車不第當時張文隱知公甚兩主試事卒不得公及其得也乃卒以郡倅終然則震川之遇猶不遇也知震川之遇不足爲震川重則先生今日之不遇亦無足爲先生惜且文隱亦豈真知震川者哉以宰相之尊至不能薦一文士徒循習於糊名易書之中咨嗟歎惜若以爲無可如何今使董生賈生王仲淹韓退之之徒生於其間將終以糊名易書之故抑置之乎抑別有道以處之乎苟以爲國家之法如是則宰相者立法者也法足以蔽賢則法做法做而無以善其後則將焉用彼相乎而况薦舉之事明固嘗行之矣苟有薦舉之力而不薦舉則爲文隱之負

震川苟其不足以當薦舉則爲震川之負文隱二者固必有一焉夫如此此足輕重乎士而非科舉得失之謂也是故士必有所以自重之道而國家之於士亦必有所以重之之道知所以自重則士之道義貴而始有以裨於國家知所以相重則國家之爵祿尊而始有以勸乎士然而國家之所以重之苟未至則士之所以自重者愈不可忽古之仕者曰行道也救民也外此則爲貧而仕者亦有之然不過抱關耳擊柝耳今所求者非抱關擊柝者也然而今之士往往以爲貧而仕望其上而上之人亦卽以爲貧而仕臆其下而於是天下之士勢積輕勢積輕則天下之事遂不能一聽士之爲而行道救民之說始無所行於後世今使先生一舉得第入則部郎出則州郡能降心叩首爲之乎抑直行已意而

不顧乎我知先生之窮必有甚於今日者而先生今日之不遇眞不足爲先生惜也然則先生之所自重者誠有在矣世衰道微士盡沈溺科舉利祿之中仁義陵遲而廉恥道缺於斯時也而思所以力持而默挽之則其道每不在上而在下震川不云乎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和者十人將必有聲氣之同者於此時也非先生其孰爲之倡哉先生得無意乎抑海珊嘗有所議於震川震川制舉藝說四子書至明且粹而其見於古文時未滿於宋儒而妄以爲自信不惑者則震川猶未知自重之道故其於科舉之得失未能忘懷此皆不足爲先生進也辱承眷厚輒自忘其狂僭言雖無狀而意則摯焉非先生之前則亦不敢以斯言聞也

與顧劍鋒書

張海珊

卯冬奉教後每切懸懸鄉冬如坐井底查不得邑城音息思春宿糧一叩函丈而以備書他出人事乖阻蓋貧士之常情然也比聞清恙獲安慰甚慰甚久欲有所奉啟然以鄉里後進而一旦諍執於先生長者之前此詎情與禮所宜然顧私心有不能輒已者自聖人沒大義乖周秦之間諸子競起各騁其智與力叛裂聖人之道始不過私自爲說後乃取人國而嘗試之逮秦氏焚坑後橫議少衰而生民亦厭禍已極漢世君臣乃一切與爲休息而董江都始爲之尊孔氏明大道故漢之風俗最醇謹而經術節義亦最著唐以詞章取士一時稱說仁義者退之一人爾顧猶未免乎汲汲於文藝觀其所答殷侍御者謂逢學士真儒歎息踈踏媿生於中顏變於外退之此言豈苟爲遜哉蓋唐之時儒業最衰而風俗亦最

下遂凌夷以至有五季之亂然則國家治亂之故繫乎儒術之盛衰詎不信哉且夫治亂之說有在於政理有在於風俗在政理者眎其上在風俗者眎其下是故戰國六朝五季之世上與下交亂者也兩漢之季則上亂而下治者也唐之世上則治多於亂下則亂多於治者也南宋金元之際亦上亂而下治者也亂在上則一旦而可復亂在下則常更數世而未息夫南宋金元之所以亂而下治者則程朱之功也今吾丈痛詆程朱以爲自程朱說興而繁文末節日以勝而世益以不競是蓋未熟思治亂之故者也夫世故之日詳日密者運會之使然非程朱之故也凡夫服御之物工作之事蓋莫不日詳而日密卽如今國家文法密切吏議紛煩世之通儒莫不交病之然卒無如何者則亦運會之使然也使槩

爲脫略將苟且也日以甚而益以窳敗不可治矣夫仁義之說忠孝廉節之談非程朱之言也孔孟之言也非孔孟之言也天地自然之理也凡其詳且密焉者自聖賢觀之至簡至易而非有所作致於其間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今畏其詳且密者謂不如脫略之爲便夫爲政有大體爲人有大端疎節濶目與夫詳且密者固兩無病焉而非脫略之謂也且今之世之愈以不競者以詳且密者爲其外而以脫略爲其內蓋嘗以爲今之世合前明論之明自化治閒士皆謹守程朱恂恂然猶漢初之風也嘉隆以後講學之風熾門戶爭執齟齬各不相下然皆持清議崇氣節故其後奄寺柄國亂政亟行而爲之死者相望則皆詳且密者持之也百年以來士風大不如古自一二博涉家誇尙漢唐

抨擊宋人而揭竿之徒承望風氣囂囂然莫不以排程朱爲能事當其登場相見笑語秩然升降拜跪不得有尺寸之踰及其解攜以去紛紛焉面目各不相識矣以吾丈游南北久凡士大夫風澤芳臭之聞亦旣飽觀而飶聞之故又嘗妄論明之季上亂而下治今則上治而下亂吾丈以爲然乎否也昔朱子之世有與爭王伯者矣有與爭無極者矣有與之爭先後天者矣明季來其人尤不勝道然如黃晦木毛大可戴東原輩爭在經義可也至李剛主而爭在理道矣至吾丈又爭在事功矣向嘗閱望谿與剛主之言與近日姬傳先生所與簡齋書未嘗不爲之懼然而心動惟吾丈恕其狂僭而有以卒教之幸甚幸甚

與施濂夫書

張海珊

濂夫足下海珊嘗讀陽桑之詩既曰見君子矣而又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其心誠愛君子也則何不遂以謂之乎其不遂以謂之者乃所以爲中心之藏也其中心藏之者乃所以爲何日之忘也蓋愛之結於中者深故存之久而發之遲耳珊於此歎古人之善用情類非世俗之人之所得知也珊自去歲識足下未得領教誨而遽言別一若落落難合者珊固深懼足下之或鄙棄驚下而又竊自計抱此區區又或有當於詩人之義而得自獻於君子之前也抑有說者古人爲學禮樂斯須不去行則佩鳴玉登車則聞鸞和所以爲輔導者無所不至今固無從得此所恃者獨書冊與朋友二者耳吾人居貧食力時不得讀書又復窮居獨處意思索索如不能終日縱力守古人軌轍勉勉持

循恐或祇陷於氣質之偏而成其一己之私則深非所以爲己之計也珊少既失學長又紛雜凡諸經史天文地志兵刑律麻之類欲無所不究終日搜討倉皇奔迫如病狂之人嗣且得心氣之病乃遂齋焉以敗泊焉以沒岌岌乎至於今而不知善其後也近讀朱子諸書深歎循序漸進熟讀精思之說爲朱子一生之得力要卽萬世學者之正塗定軌蓋此不惟可馴至於深造自得之途亦正變化氣質涵養本原之法居敬窮理固屬二事然珊妄以爲善窮理者固未有不兼居敬者也聖賢之說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眞不容有一毫私意與乎其閒自延平師弟授受所謂理不患其不一難其分殊又所謂反覆推尋以究斯理者朱子自少時用力幾十年尋進尋悔而卒歸宿於是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

則可知居敬力行凡爲學者類知之而此處一得力則高不陷於二氏之偏卑亦不入於行不著習不察之流固朱子之所獨得力也厥後何王金許諸君子家法相承守以勿墜至明儒出而始譁其說則此道今日之不明不行豈無故乎珊於此事亦何敢與知然乃妄以爲學之道舍朱子無從而學朱子者舍循序漸進之數語更無從也前在鹿城承教以讀小學私心且媿且感夫朱子教人惟小學四書今博辨之徒必以爲古小學惟六書訓詁敢於疑孔門孝弟謹信一定之成法而於是朱子之小學爲一家杜撰之書自號博雅者或終其身而未曾一讀若夫四書之在今日則更有難言者章句集注之定極簡極嚴蓋欲人思量尋索優游以自得之而後來通義輯釋諸書綴緝增益務誇多博卽無論與朱子之

定說印合與否而適資學者以口耳之便扁鑄其憤悱自得之由及明蔡林陳氏之書出穿插組合破碎生疎亦多所未免爲舉業者復相窟穴其中新說競起醜態百出珊兩年前卽嘗有志於此奮欲以一生精力爲之洗刷而扶持之顧自視體中如此憤憤卽何敢僭踰及此聊與知我者一言之耳

答少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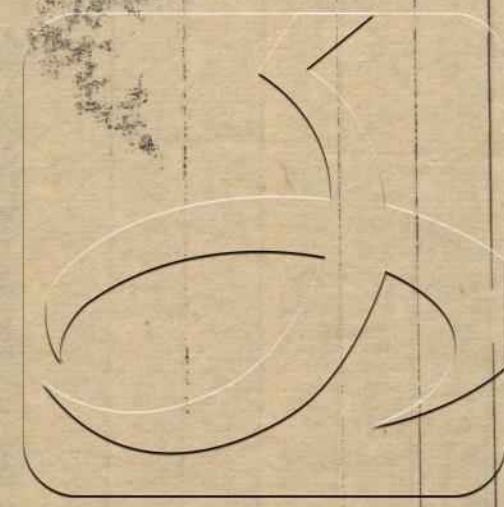
張海珊

別後重取尊書閱之所云非慎獨則學無實際非至誠惻怛則無以盡倫而與天地萬物相流通云云再三紬繹深歎足下向道懇至真朱子之稱八字著腳尋究真實學問者雖欲罄竭愚鄙拓足下所未至其如此中惘惘何顧足下於慎獨二字第以不欺暗室槩之言至矣盡矣而於足下爲人尙非對病之劑也夫獨者未發已發之界而是非善惡所肇端故

朱子於誠意章既曰實用其力曰自快足於己而又取周子通書之意終以審幾二字而錢啟新先生亦曰研幾入微謂之慎獨蓋天下是非善惡何常之有始則祇分是非繼乃遂成善惡而是非未分之始亦止有一是字耳况獨知之地并是字而未嘗有乎今足下第曰不欺不欺云云則使足下以非爲是使足下以似是者爲是使足下於是非未分之際始務設一是而卒不能必後此之果卽此是使足下於萬是之中隱伏一非而且使所守之是之悉轉爲非而且必實用其力且必自快足於己我見外尤內悔將叢於足下之身矣古之聖人之盡倫者首舜而子輿氏稱之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故完廩則下浚井則出象入宮則在牀琴妻帝女則不告以一慕父母之心而旁皇周浹曲折變通以適乎事理之

宜而各得其天理人情之至雖聖人不可學而所以明物察倫之方未始不可知也故大學誠意必在格致後而中庸誠身必先明善愚亦以爲慎獨中必兼研幾持敬二端其義始全足下試體之何如倘有未是幸悉以教我





與葉耘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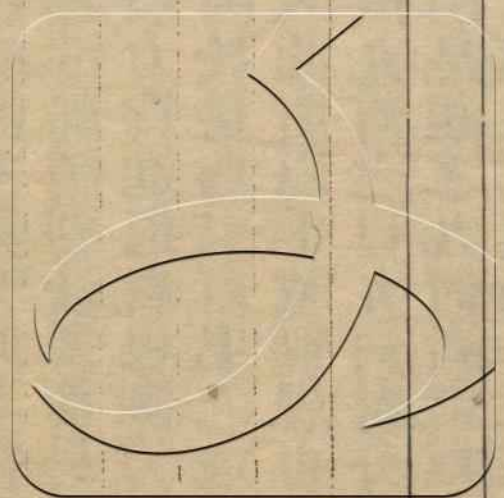
吳蘭修

承示九河論大指謂九河必不可分九河者九曲之河蓋大  
 伍以下一曲為徒駭再曲為太史三曲為馬頰四曲為覆鬴  
 五曲為扶蘇六曲為簡七曲為絮八曲為鈎盤九曲為扇津  
 皆曲折迴逆故曰同為逆河也博援旁證可謂辨矣顧審於  
 經訓有不合者四請為足下陳之足下據爾雅云百里一小  
 曲以為曲河之證謹按爾雅於河出崑崙虛至千里一曲一  
 直下總曰河曲於徒駭太史至鈎盤扇津下總曰九河是河  
 曲者合全河而言九河者分末流而言也此不合者一也足  
 下引攷工記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以  
 為曲防之證謹按此行奠水之法也鄭司農讀奠為停謂行  
 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鄭注太曲

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皆為停水言之也又按攷工記云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注防謂脈  
 理屬讀為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  
 逆防與不理孫也由是推之禹播九河因地之防順水之性  
 其不等於行莫水也亦明矣此不合者二也禹貢曰九河既  
 道鄭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  
 其勢書疏詩周又曰又北播為九河鄭注播散也詩周頌史  
 記夏本紀北播九河正義播布也詩周頌箋河自大陸之北  
 數為九敷布播皆聲義相通轉為訓也若如尊指則當云播折也所未聞矣此  
 不合者三也禹貢曰同為逆河鄭注同合也詩周頌下尾合  
 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也書疏詩周頌般疏水經河水注自  
 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羅泌本之謂逆

設九河以防暴漲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揆於  
 經義已所不安今又為曲逆之訓無亦好異滋甚與此不合  
 者四也胡渭曰河之播為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  
 分之也其同為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  
 愚嘗論之河之性濁濁則沙多而易淤海之性鹹鹹則沙沈  
 而易墜二者以力為進退者也潮力勝則足以遏沙河力勝  
 則足以攻沙禹於是為二百里之逆河併全力而注之內沙  
 不停外沙不入此所以千載無患也胡渭曰自逆河變為渤  
 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而河  
 患自此始矣由是觀之九河者縱壑之勢也分之所以泄河  
 之怒也逆河者歸墟之道也合之所以併河之力也有逆河  
 而九河可分有九河而逆河不可不合知此則無疑於九河

而不必曲爲之說矣幸足下明以教之



上阮芸臺宮保論易葬書

端木國瑚

國瑚頓首頓首久不奉牋記自顧駑下不能舉辭居學官無事竊欲立六經一說依附傳後自念假於人無用何用之天下有用書古今盡在自用不能顧求爲人用乎又念古今書有易言易盡者有難言難盡者苟質敏心勤雖繁重悠遠天地積算布指可得以理衆驗法習成故也天下有其理理不傳有其法法不傳天下竟無從傳者有二天地律書聲音不有其人天地葬書理氣不有其人二者皆在易也律書其人知治亂不能爲治亂葬書其人知盛衰能爲盛衰顧聲音一道古矇師以爲守儒者尙從而習之理氣一道墓大夫不以爲教儒者盡從而棄之儒者好以名物議論苦以成事爲規模者也六經中聖人常言天下萬世常用可也聖人不言天

下萬世不用可也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萬世遂亦不盡其言不盡其意不盡其用可乎聖人不盡言何言不盡意何意天地陰陽也聖人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知人人用又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不知人人不用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天地陰陽也葬也聖人不盡言不盡意之教也墓大夫不以爲教者防俗失止禮棄有隱慮者也不然葬取大過天地陰陽盡乎易矣聖人豈無意而有言者乎以易常理言之中正而已中正則於身於家國其象吉不中正則於身於家國其象凶聖人言之天下萬世守之而無不然者也聖人取大過陰陽中正而已中正則陰陽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於家於國爲正人於天下久長不中正則陰陽不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於家於國爲不

正人於天下衰敗此自家國大者自在天地天地何爲而然非陰陽使天地然乎聖人以人所不能與而後聽之天地不以人所能與而皆聽之天地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何能也人謀生人之始鬼謀生人之終人謀鬼謀謀生人之終謀生人之始也皆在天地陰陽設位中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也著龜易取象者易取數者幽明之故而幽明死生之說而死生非著龜能也象陰陽龜是象數陰陽著是數聖人告人以著龜之象數用陰陽不當以陰陽之象數用著龜矣莫大乎著龜用著龜象數爲用莫大者也用莫大乎聖人也竊嘗謂易不可以常理常象說必究明天地陰陽死生之故及陰陽五行之數之象之氣六十四卦知五行之氣所以通五行之數所以配五行之象所以成一

卦互交何卦正互何卦對待何卦反對何卦顛倒何卦錯綜  
 何卦先後天何卦上下序何卦而後其象可得而睹其理可  
 得而言然一卦出入數卦其數卦又各自為卦欲執一說以  
 見陰陽之用而又不能如用火用木不見木不見火聖人立  
 象以盡意正此意也國瑚不揣著周易葬說一篇據易說葬  
 意也借葬說易象也易陰陽不能說說葬易陰陽明葬陰陽  
 不能說說易葬陰陽明於說易說乎其端易當如是說於說  
 葬說乎其底葬當如是說從儒者言希夷先後天理即其理  
 周子太極象即其象邵子經世數即其數從術者言郭氏經  
 即其經邱氏楊氏書即其書指南二十四字代卦爻推衍陰  
 陽當位不當位卦爻相雜成文易雜卦盡在焉取諸大過聖  
 人之情見乎辭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信夫天地易簡而

已大過陰陽易簡而已天地相似聖人成能易簡而已百姓  
 與能者也儒者皆不肯言謂聖人不言也聖人不盡言不盡  
 意不盡何謂也生生之謂易不盡生生也是以大生是以廣  
 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葬生人大本陰陽生人大用易百物不  
 廢生人大用生人大本易生生廢生生陰陽於何用之易人  
 用之人道地用之地道天用之天道人仁義地柔剛天陰陽  
 用人廢天地不用非易也人始於天終於地始終於天地而  
 人不能用天地非易也儒者不肯一人言何以故謂吾道非  
 彼術也不知易體之為道易用之為術聖人不言所利而用  
 為道常人利而用為術道不可不明以故道之體顯道之用  
 隱也術不可不慎以故術之用顯術之體隱也儒與術各不  
 相習儒者離乎用以天地為虛術者離乎體以天地為偽是

故道無術不行術非道不可用矣世葬書術而非者非易也  
世人徇乎其中俗失禮棄犯聖人之慮而又不得陰陽之用  
生人大患也非夫聲音一道是不足爲治非是不足爲亂而  
可從其是非是也易陰陽是則是葬易陰陽非是則非葬孝  
子於親仁人於天下非葬不可者也儒者奈何不推本大生  
廣生之說少傳易道之用於後世乎聖人天道命不傳傳其  
人不待告易告後世常在也其人儒者自爲之庶乎可也竊  
謂此篇生人有用者於易說乎其端而天地陰陽之用可執  
此而盡其變矣

山東鄉試策問三首

姚鼐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  
地近者始也矧東土爲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  
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  
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醇駁矣及孔子同  
時所交游者大抵齊魯賢士大史公旣稱孔子嚴事晏平仲  
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  
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  
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  
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  
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  
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尙可聞乎荀子嘗爲齊稷下祭酒矣

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誠子思孟子爲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與漢初若曾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興於高密爲海內鉅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愧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竝論之否方今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 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尙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規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閒稱其體爲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與自是之後爲編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槩可略聞與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校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唐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史豔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

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序尙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愛奇愛奇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奉 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 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據所見者盍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荷字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 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泃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甯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與明永樂中尙書宋禮用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邨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預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



禮稍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  
禮於汶上東平濟甯沛縣竝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  
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若易淤今固不免淤塞矣夫豈乏  
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  
有侵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陂以爲  
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  
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  
其在今日尙有可議者與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  
務也是以 皇上既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  
時必上軫 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  
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者事也其各陳  
所見以爲 當宁獻

擬策問

韓 葵

問天人相與之際蓋可畏矣人事兆於下則天表應於上災  
異者固盛世所宜有而亦彊勉之所起與然滋懼矣我 皇  
上以冲齡嗣厥服於天之不假易蓋兢兢焉乃卽位以來彗  
星見於翼軫及婁歷十有三宿京師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  
侵廬舍壞城郭陝西元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殺人民山東西  
大饑人相食江北旱蝗都城墮陷十餘丈下視水中若廬舍  
然或訛言佛出相驚恐蓋五六年之間變故多矣我 皇上  
飭躬齋精思與海內更新求直言赦罪囚已逋責蠲租賦發  
倉廩賑貧窮恤孤獨停不時之絲斤貪酷之吏恩澤及民甚  
厚所以偕大小臣工修省闕失者甚至乃入春以來白氣亘  
天長數丈如疋練灼爍有光陝西益饑民死相枕河數潰徙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三  
淮上州縣被水災而畿輔亢旱不雨五月癸卯大白晝見凡三日不滅垂象著明赫然可畏夫變不虛發緣感而起厥咎何占其應云何何修何飭而可使風雨節寒暑時年穀熟星緯順序川后循職以幾於大當之順其悉意直陳毋以讖緯亂經毋以偏黨害公將欲究天人之致明治亂之極焉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三

贈序類一

贈程子隱菴問琴序

應撫謙

隱菴程子鼓琴善新聲綽注吟猱莫不有法操其術走四方士君子多與之交其心猶自病其非古樂也因俞生珣問樂於余余叩其所得言有所著琴譜出之則其所謂黃鐘乃李文利三寸九分之說余曰誤矣此尙不及大呂半律何謂黃鐘請其曲奏之他日乃以琴來側耳聽之如鶯語之滑如泉聲之咽比之衆音固爲三代語言之遺而其聲細美去古音異甚余曰君欲聞古音乎三尺六寸之琴尺用周四黃鐘之長乃足相當以絲音濇亮不及竹也蠶口吐絲爲忽十忽爲絲散聲八十一絲中當疏越是爲黃鐘猶以爲未足又練絃以

遲之朱絃以濁之從此而七十有二而六十有三至應鐘之七絃四十有二零九之八而音止矣所謂瓦絲尚宮唯細故從大可以黃鐘而反細乎但今之琴惟箏手之下者深投衆好子欲改從正宮吾恐操琴立齊門雖使鬼神上下而聽者欲卧子將云何程子曰然吾雖未能變俗一從古音而得古希淡之意以奏下聲其庶幾乎嗚呼予嚮者言學與友人劇論余固愚悞而所見舍己從人者亦少獨程子言琴乃肯棄長就短予又力不足不能招善工製器與之審律則徒託之空言而已昔朱子與蔡氏元定序定樂書謂每宮五調用律取聲最爲琴之綱領而說者罕及此闕典也嘗共善琴吳元士反覆參校意欲俟知音者大復古而竟不可得隱菴而有志也其可不勉乎哉

書贈勿遷吳生

應撝謙

自古賢人發迹微賤無所不至如膠鬲魚鹽疑亦爲賈惟孔子設教薄樊遲之學稼譏子貢之貨殖後之儒人莫有以此爲業者至元許衡反謂不可以教學居官謀利當以農爲業不得已爲商賈或可權濟一時其說正與孔子相反夫治與教固不可耕且爲也管仲猶且知四民者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麗其事易而魯齋大儒乃爲此言世亦多從而然之何與蓋魯齋生於元世見儒道之賤有九儒十丐之稱而俗儒以詩書爲市居汗不恥以爲身可辱也奈何辱道是以甯耕而謀食甯賈而謀利不欲以謀食謀利累孔子之詩書然此說一創而謀道者皆師子貢之貨殖師樊遲之學稼而俯首六經者皆謀食謀利之徒將重爲聖人之憂而大爲世道

之累且聖人之微言豈湫隘囂塵之地可以殫精而生民之  
休戚豈于耜舉趾之暇可以越俎固知魯齋之言特爲權濟  
一時而設終不可易孔子之經訓也勿遷吳生有志於學而  
不得不從事於賈以爲養親之謀又恐其汨於闐闐而忘其  
志也求予之一言以爲警予爲之言曰言忠信行篤敬無分  
儒之與賈皆當致力於此而勿遷也苟能忠信篤敬則子業  
且大行數年之間將見家溫厚而日致洗腆異日廩有餘粟  
可以無事於賈而還讀我書以無愧於魯齋權濟一時之言  
不亦美乎至於朝夕之暇賈而優則學此又子之能而予之  
所望也已

贈陸冰休序

吳 騏

余與冰休別數年一旦過訪貌益古氣益靜欸語久之出一  
卷索余序夫冰休之爲人吾友天石去非詳言之矣余何言  
哉然冰休之所挾者藝也余將有以進之昔余游海上有自  
號能知人者余問之曰玠石何如答曰此其相當長貧賤不  
足重也余聞之大笑夫人之輕重當以品行爲斷耳胡專論  
相哉苟以相爲重輕則夷齊之相必餓莘也顏淵冉牛之相  
必夭折也龍逢比干必刑戮也孔孟曾閔管甯黃憲必貧賤  
也而遂可輕與天地所以不墜不陷人類所以不化爲鬼魅  
者繫此數君子是賴而豈恃骨相之美與彼來興許敬宗馮  
道秦檜福祿壽考迴絕一時計其相必敦龐豐厚當與伊周  
等而遂可等於伊周與古今來固有位極三事而賤於糞壤

者則河目海口不足貴亦有貧賤困苦天折刑戮而重於邱  
山者則從理入口反眼盼刀而不可賤存此見也庶無小言  
破道之譏可以進乎技矣世之挾相術以游者皆藉以治生  
也聞吾言必駭且怒若冰休則有志學道者也故以是告之  
昔荀卿有非相之篇而杜牧之亦有楊呂不祥之論蓋恐其  
惑末俗而背名教也

贈丁掾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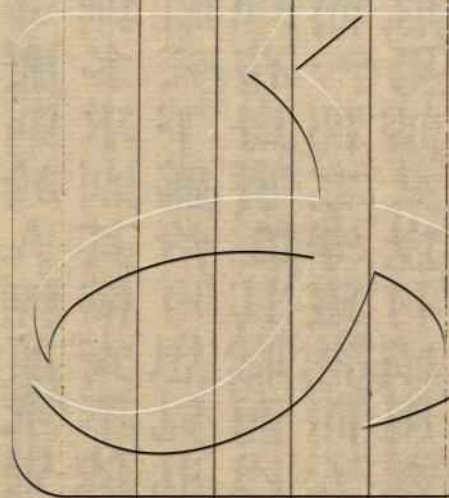
侯方域

丁掾治其室成其僚若友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爲之文曰  
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掾者可謂  
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蒞是郡時方草昧無文法可  
循一時給事公府者心幸之又竊念徐公自關外來或不習  
郡之要害人人自以爲必委任我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犁  
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  
謂丁掾循循者可用也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  
徐公去其所以事其後之太守者亦然蓋掾之辟於公府久  
矣迄無赫赫名當世以此賢之嗚呼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  
其上者也使盡若此吏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  
逮下朝廷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爲不肖弊之革也

其流連上吏不軌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事則推而廣之  
朝廷亦無裨政上下相循而古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  
也雖聖君賢相不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移而救正之天  
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仕出於一雖未必其人盡材而賢  
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年最少者亦且十餘年竭其力於文學  
而又束之以律令其餘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  
之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年而其勢積輕而  
雜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  
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吏今天下開創伊始一時諸大功臣  
天授者定內以長其六曹外坐鎮千里皆尙大略不遑問文  
法其餘從龍而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崛起不屑操儒生毛  
錐其或未能盡如郡之先太守徐公變通其俗則不得不暫

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  
焉豈非向者之積輕一反爲偏重而古今之變者耶然則由  
今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矣何也得  
非其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殆未覩廉謹之效也由  
今思之果自守廉則於人無所求果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  
倚於非其道無多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肅  
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其職無大小也  
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  
一邑之令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  
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代而後  
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府之辟召者尹翁歸  
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破除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

用胥吏者不更如兩漢耶掾敬最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已哉



送王進士之仕揚州序

汪琬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為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間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誠蒞事宜慎用刑宜寬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塗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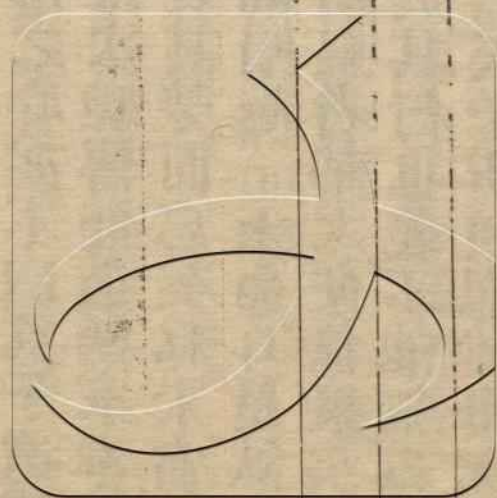
汪琬

予聞古王者之待其臣也亦既寵之以尊位厚之以恆祿矣方其平居無事則又往往略上下之分而敦賓主之誼於是乎篚筐玉帛以貺之膳羞酒醴以饗之鼓瑟吹笙考鏞伐鼓

以娛樂之一旦有事若行師出使之屬則曲體其道途之勞與夫家室之私以慰藉而臨遣之小雅四牡之詩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者是也唯其情文周浹至於如此然後爲之臣者莫不安其勞而忘其私憊心神竭膂力以圖報稱而無難後世不然平居則體貌之文不至臨事則慰勞之情不周君之視臣奚翅秦人之於越人而大夫從事者亦遂咨嗟感歎於下北山之詩所謂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者是也夫是二詩者其不得養其親一也使人主代爲言之則皆悅而知奮苟出於臣子之自言卽不免乎怨且懟矣今吾舟次才高而學贍器博而志雄天子拔諸學官之中超授史職知遇不可謂不隆也會有詔集廷臣慎簡出使流求者爭首推舟次應命天子大悅諸賚予悉越故例而舟次復條上便

宜數事部議俱格不許特出中旨曲從其請者四事且俾俟陪臣來逆而後行恩數不可謂不渥也知遇之隆恩數之渥天子之待舟次以較古王者之時幾無以異也舟次有親在堂年且八十士大夫咸謂宜陳情乞留然而舟次不以親爲解窺尊甫之心亦不以其于遠冒煙海波濤萬里不測之險爲虞及舟次馳傳使道過家奉觴上壽父子閒氣貌怡然議論偉然安其勞而忘其私未嘗有毛髮咨嗟感歎之意所相勸勉惟懼隕越上命耳是誠賢矣哉其能報效天子如古四牡皇皇者華之使無疑矣予與舟次同祖越國又嘗同官翰林於其行也義不能無言旣深嘉舟次父子閒之賢而又推本天子所以寵待舟次者爲之追述前聞以贈





兵備副使方公壽序

計東

天下之大勢在財賦何也財賦足則可以用兵也財賦之大勢在東南東南之大勢在蘇松常三郡何也東南之財賦當天下之半而三郡之財賦當東南諸大郡之大半故也然財賦之本根在民生民生可以生財賦給兵食而安民生之大權又在參藩之分守三大郡者本朝仍前代建官之法各省設立行省所謂參藩者即古行省參知政事先儒歸震川謂其秩昔與亞相等上佐督撫下監郡縣承平無事安民察吏正身率屬以廉靜持大體而已在今軍興旁午之日靖湖海之奸宄護師旅之往來察民生之疾苦稱職之難十倍昔日儻一意為蓋公治齊清靜不擾民之學恐咎在寬緩稍有好事急功名之念又恐民生騷然而東南財賦之大命無所

賴故東每頌詩至商頌不競不隸不剛不柔未嘗不穆然想見其人而於吾公莅政三大郡以來斯民之所以稱述誠有如東所歌商頌之詩也公持心以敬臨事以至慎接物以至和守身也以廉以潔御下也以仁以嚴有才而不炫於才有識而不矜其識整齊謹肅而非刻覈寡恩精明強固而不失和平寬大兵甲之往來賴以無譁湖海之伏戎賴以不發民無冤獄井稅依然有吾公而東南之民生安民生安而三大郡之財賦可以給兵食為聖天子奏膚功奠磐石其大有造乎朝宁彰彰乎在斯人矣昔劉公大夏為職方郎將有太僕卿之拜公昌言於朝曰我生平讀書以服官得親民為素志主爵者乃出之為參政後累官至大司馬為經濟名世大臣嘗言我秉鈞軸當大事了然不惑者得力於參藩之日多也以觀我公其遭逢識力正復相等東在公門牆二十餘年不可為不久竊幸今倦游里居得依幃覆觀公之所以居心守身敷政安民之道甚悉故因生辰上壽之日為序以獻以當躋堂之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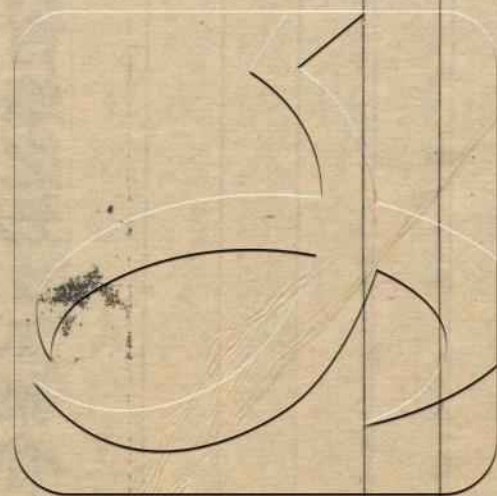
送文與也序

計東

我吳世家推文獻者必首文氏文氏自衡山而上二世自衡山而下至相國文肅公四世凡七世皆仕宦皆以京師官以故博識國家掌故事實及請前賢往行至文肅為賢宰相天下端人正士奔走其門文氏子弟聞見益廣且得之家庭世世相傳述其言多可據故徵文獻者必曰文氏云與也為文肅公孫以己酉冬十月冒雨雪泝大江而上崎嶇至江甯為尊甫都事君乞誌銘於汪戶部及予暨李子武曾聚首戶部

署中時時徵其語勝朝諸舊事而歷述所聞於先世者語移日不倦至深談萬麻以來僉壬害正朋黨反覆傾陷之情狀尤令聽者太息意勃勃不能平也既得誌銘卽歸予與武曾送之南郊予執與也手言曰子以誌銘歸葬先人也豈非以其友之言爲足重先人乎雖然若子能立言則子之言且足自重先人矣何待友之言乎以子之習於故國之掌故事實上者如司馬子長不欲墮先人之志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粹然成一家之書可以備他日史乘之采擇最善也卽不然而斷稿殘編摺拾見聞之無所忌諱者如宋石林燕語明水東日記之類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皆可以備後世之徵述而不泯沒其家傳旣足以自重而又足以重其先世與子乞言於當世立言之家以不朽其先人者意未始不相得也若僅僅羣居矢口而談聽者又不能執筆而記恐子之舊聞日就散佚且或一再傳之後漸失其真亦可懼也况自衡山先生之身上下之至於子九世矣文獻之家自古未有歷世之久如此而子孫能不墮其傳者子能無懼乎哉與也謝曰善武曾曰子卽以其言筆之爲文不猶愈於言乎遂爲序

僅羣居矢口而談聽者又不能執筆而記恐子之舊聞日就散佚且或一再傳之後漸失其真亦可懼也况自衡山先生之身上下之至於子九世矣文獻之家自古未有歷世之久如此而子孫能不墮其傳者子能無懼乎哉與也謝曰善武曾曰子卽以其言筆之爲文不猶愈於言乎遂爲序



送朱方菴之官峨眉序

李良年

山川之與歌詠相遭非偶然也昔人稱蜀山之奇甲天下而峨眉又爲蜀山之最然唐宋以來詩人之久於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如子瞻而兩人皆不得登峨眉蓋子美身經天寶之亂流離顛悴雖其在蜀最久所履十數地然皆在蜀東北而未暇一至西南子瞻固蜀人自登仕而後僅以明允武陽君艱一再返鄉里自此不復至蜀矣然則兩公之不得登峨眉抑若有數焉而茲山之奇秀無由紀載於篇什以此知山川歌詠之相遭若此其不易也朱進土方菴以司李改官得蜀之峨眉令以去峨眉縣小而僻爲令者所不樂居而進士平生讀書懷古一反俗吏之爲嘗注杜詩於諸家紕繆多所是正又好讀子瞻之詩今得是邑識者以爲有先

幾焉峨眉二山並峙而爭勝青衣江出其下俯視平羌蓋綿  
 亘者千有餘里而縣治實當其麓扇輿朝發而夕可至君之  
 所遭視兩公為獨厚矣今宇內和樂既非若子美之身經變  
 亂而君以為政之餘從容登眺亦豈子瞻之長去其鄉國者  
 所敢望哉然則他日者徘徊二峰之間對積雪之森寒觀岷  
 江之浩蕩必有發為歌詠以補兩公所不逮者山靈有知其  
 亦可無憾於寥寂也夫

顧亭林先生六十壽序

潘耒

賢人君子之生於世其亨屯窮達之數類不能必之於天而  
 獨有人焉屯而不困窮而不尼若為天之所留以有待者此  
 其人於世何如也在剝之上九其象為碩果不食而復之象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剝之上九非復之初九也然非此剝  
 而不盡之一陽即無以為復生一陽之根柢是故華落而實  
 存冬之實春之華也薪燼而火傳暮之火晨之薪也漢自黨  
 人議起海內名德網羅略盡而鄭康成獨全於禁錮之餘黃  
 巾不入其里徒眾數千人昭烈脩弟子禮所注經籍百代宗  
 之隋承南北之季綱紀文章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  
 宏濟蒼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書詠歌先王遺風河汾之  
 間才俊如雲卒贊貞觀太平之治是二人者皆不顯於當年

而傳諸書傳諸人以昌其業於奕世之後可不謂天乎蓋陰陽之數剝不極則不復而剝既盡則疑於無陽是故剝復之際消長絕續之間天心所由見也其在序卦也不受剝以坤而受剝以復其在人也當天地閉塞之時而有特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霰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也風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權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客游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而筋力不忘今六十矣精明強固無減壯年是先生之得於天者獨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躓不顛爲剝而不盡之陽以待七日之來復也天心可見而不可測莘野之耕涓濱之釣此天之不可必者也著書立言教育

英才此天之可必者也先生亦操其可必者待之而已吾儕又何疑焉先生之學邃於經術而又洞達當世之故其言覈而通達而有體要所著書上自經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後學不在康成下而浩博宏深有過於今日所傳文中子之書年來棲棲曠野書多未成又遭亂漂泊無定居所四方來學者輒謝去故其書未大顯從游不如昔人之多蓋康成隱不其之山而徧注六經文中子歸老河汾而門人日進今先生轍迹幾遍天下自茲以往且卜築山巔水湄買田而隱輯其見聞以成未完之書亦將無辭以謝來學之士矣雖驚下海內英賢豈無王基崔琰魏徵房元齡其人者出而光大先生之業是未之幸也夫是天下之幸也夫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姜宸英

崑山徐公之以戶部尙書拜大學士也其爲戶部視事裁五月於時僚佐之樂其大用而惜其去之已早者件繫公在事政績將勒之貞珉以垂永遠公聞亟止之旣不得願而以某之辱知於公最久也則請爲文述其意以進之某辭不敢又固以請且曰公之懿美固不待文以顯然某等之得各庀厥職以幸免於罪戾者皆公之賜也其敢忘諸自公之來蒞於此也故事說堂先滿後漢公令同日以戒吏玩十四司事條例互異吏上下其手恣爲奸利公趣畫一庶司秩秩禁三庫官胥乾沒四方解吏朝到夕發掾營闕累數千金是名頂首迭來盤踞公黜其尤下召募之令窟穴斯去各省以軍支上部未銷費且不貲輒援 恩赦概豁除之及一切倚閣事鉅

細畢覽過就結案吏牘大減舊各司署事恆有所偏視輕重漢堂畫諾吏巧侮弄公凡所披駁行移毋或參差集益和衷一出於至公雖督撫上陳利弊臺省獻替向所謂不便奏停者遇有可采輒破例覆行之以此故十四司官皆樂爲盡力而中外事關度支亦自謂人人得舉其職凡諸弛張其見於暫者則然惜某等之不能以公久留樂觀其成也愚則謂公之得爲戶部自今日始也諸君何異焉夫今之內閣名與古宰相異其實卽相職也在周則所謂天官大冢宰也周禮冢宰之職雖無所不統其大者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以用人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以理財而已理財與用人對舉此則傳所謂斷斷無他技之一個臣之事而已後世以地官司徒有泉府遂舉國家財賦之出入并而屬之司徒此戶部之職掌所

由設也不知司徒本以掌教泉府所司特市之征布與國服爲息之令其他小司徒遂大夫以下所謂任土經野徵賦之類一切皆與國用出入之數無與而冢宰所統其職有掌受財受用者有掌聽其會計者至於王及后世子之膳服賜予皆得制其節度而擇人以任焉由是觀之古蓋無戶部之職掌戶部之政一領於冢宰上以制國用下以阜兆民順陰陽之宜而遂萬物之性此三公之所以坐而論者也其事至廣至大其法至精至微非夫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自漢以來周官之意漸微或問宰相以錢穀曰自有主者或以宰相領度支鹽鐵或兼制置三司條例司無論分合均失之矣公少以才器受知先皇及事今上從容啟沃出總內臺者三十年於茲正色立



朝潔己率屬謀王體斷國是蹇蹇諤諤無少顧避時稱為社稷臣者天下無異辭所設施於戶部者其略也然今之內閣事權亦與古少殊矣 聖天子慨思至理特登進公左右毘贊大業官仍以戶部繫銜者豈徒循其名歟意者由今之道而欲稍寓古之制隱然以天官冢宰之任責之與而公以其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深造者起膺 明命用其道以致太平一如成周之盛時斯可謂君臣同德千載之一遇也夫處公於政府與一節之辨治孰為大小易明也然而諸君猶不能無以私公之不得為憾者蓋古者僚友相厚之誼亦愈以見公之賢也愚不敏敢竊颺其盛焉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姜宸英

嶽鎮海濱之有定祀皆本於唐開元禮百川之水惟海為大

而南海居委輸之極從廣州城南受三江之水分東西二道東南直抵甌閩西南抵駱越以及東西洋以往諸國無所不到於四海之中號為尤大稱天池焉故祀典獨重南海而韓退之作廟碑亦云南海神次最貴者以此也在周頌般之樂章序謂巡狩祭四嶽河海而作則巡狩之祀海其來久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削平巨孽中外無事 皇帝將以時巡天下爰考古禮分遣諸朝臣告事山川而以詹事府少詹阮亭王公往南海惟 國家撫有疆宇大海之中鯨吐鰲擲憑妖彭怒於波濤之內山河為之簸掀日月為之霾曠如是者幾四十年一旦風恬浪霽纖塵不驚依島之國占風而至瀕海百姓含哺嬉游使吾 皇之德化洋溢無垠神之功亦偉矣南海之神既大而靈以默佑我 國家其功尤偉 天子特以

使事付公豈無意哉按廣州志廟在州南八十里本非島嶼而陸行山徑崎嶇不若一帆之便退之於刺史孔戣之親祀至誇爲僮事亦以往時刺史息職不虔委事於副而戣獨能稍自異於前政爲可述耳今天子既下南巡之詔獨嶺南地以僻遠不得至度公之往布宣上德喻所以憂民疾苦之意至備吾知五嶺荒徼俚人蠻戶必將如望屬車之清塵趨走恐後者民氣歡悅神嗜飲食由是言之則海南萬里清晏呈祥效珍用協贊我無疆之景運豈有極哉一祀事之躬親誠無足道是役也天子不以屬諸他人而必以公行其果非無意也已

送陸稼書先生補任靈壽序

張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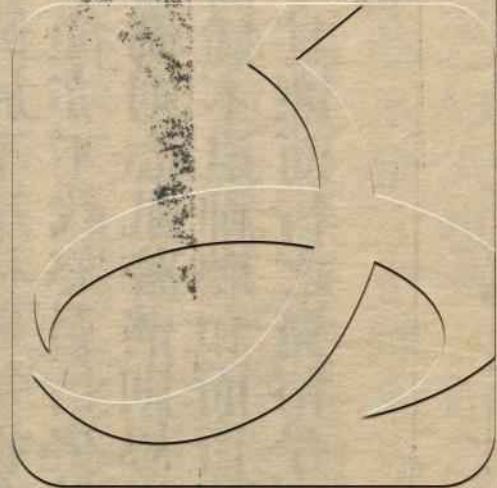
君子之身之所至使其有及人之澤而已其澤之所及遠近大小之不同非君子之所可預期也君子身在一邑則澤及於一邑在一郡則澤及於一郡至以其身加天下則其爲澤也遠且大矣然方其在一邑也未嘗馳思乎州郡也方其在一州郡也未嘗馳思乎天下也有一毫自私自便之心者非君子無自私自便之心而遂以地隘爲不足仕官卑爲不足任者又豈君子之心也與無我之至而常素其位以行此古之君子以其身待用於世無所處而不當者也當湖陸先生嘗令吾嘉定廉明仁恕感物化行不逾年治績冠天下天下之人咸知之且知先生之所以治吾邑者推之天下有餘也以不容於大吏旋罷斥去邑之士民攀號哭泣雖嬰兒之失哺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三  
於慈母無以過也而有心世道者重有慨於先生之不究其  
用於一邑且然其他何望旣而薦於今大司寇魏公得還其  
職人咸曰魏公之知人也吾君之善聽也吾相之不隱賢  
也是且有後命莫不延頸企踵幸先生之一日登進於朝而  
平均其德澤於萬民也今年冬待補京師除書旣下竟得真  
定之靈壽則又相與齋咨太息以送先生之行曰是何其專  
而不咸也而先生不卑其官不隘其地單車戒行怡然冲然  
焉挾可以利濟天下之具而止自安於分之固然孰有如先  
生之道純而心不爲動者哉雲章爲公之民服公之教雖不  
文又曷能已於一言耶

送高仲友知鄜州序

張大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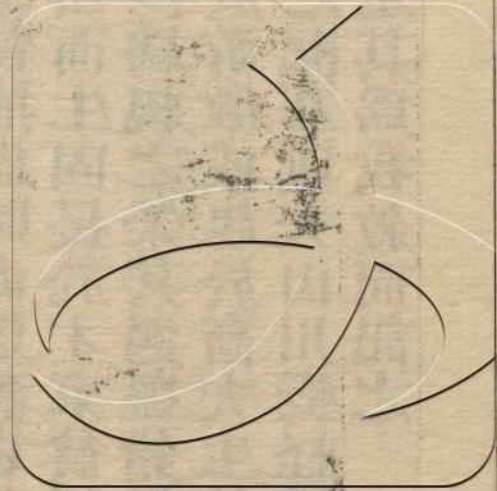
仲友高君來令長洲未滿一載廉聲著輦下薦擢陝西之鄜  
州貧不能治裝踰半年乃行君爲政潔己持法度民蒙其力  
與人寡合獨折節於予予相見每抵掌奮袖詢是非陳利病  
多見聽受卽不從亦不我怒君行矣敢無一言爲贈乎夫爲  
政若鼓琴然音濁則志亂聲清則思激養其中和之性著之  
於外寬不慢而猛不迫神聽和而百祿荷矣廉吏難爲鄜州  
豈不然乎若守其廉而行之寬裕予不及朝夕見君薰其風  
足以解我慍也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嚴虞惇

崖州去京師萬里在大海之中黎獠之與居龍蛇之與游龔生以仕往仕又卑其難乎哉古之仕者居其官則思盡其職巡檢官雖卑主督捕盜賊海盜藪也附以黎雜以獠以卑官主之難乎哉然而生固長於才家貧能奔走四方以養其親又能邀一命以爲親之榮其遇盤錯根節裕如也古之仕而顯名者或起於游徼或起於齋夫生其勉乎哉生行矣五嶺之高奇百粵之阨塞與夫山川變怪鱗魚颶風可喜可愕之狀生工詩者也其爲我敘而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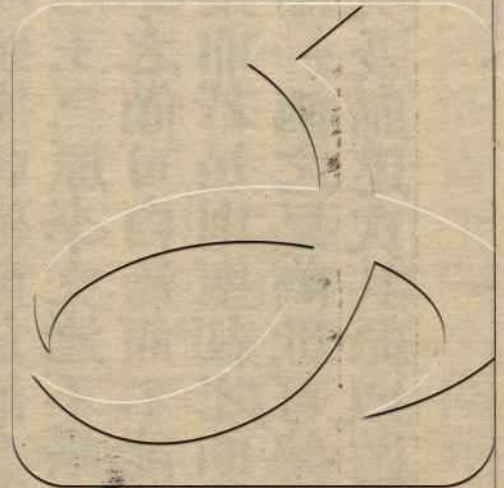
送楊公賓寶貴州布政序

李 堪

己亥長至後堪如保定適聞巡道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  
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寶司之臬彰瘡  
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  
公以道平刑而涉黔山僻荒瘠一綫運迤轉之滇開山澤固  
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招集流亡有功  
莅任當咨利弊而行焉堪辭如都晤方子靈臬言公在保定  
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却制府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  
獨補服眾異之公曰吾以為朝服非可輕用也眾無如何皆  
改補服歲七八月制府病闔屬官及士民建醮誦佛經公獨  
否制府於郡東修大乘菴落成親詣上香演爨弄邀公往凡  
八往返署吏長跼從與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三  
盡公乎吾嘗知公南書房 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  
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  
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  
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堦杜  
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  
吏卒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  
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  
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  
得一籤識卽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卽二門下鎖不會客  
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毫髮無遺照乃止諸命案  
盜情不逾數日卽讞決羣向轅門叩觸驢呼而去吏胥雖欲  
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褫蠹者竄今士民間去行吟坐歎或

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  
世業也嗾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  
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  
文清邱瓊山身躋宰輔然薛於清介邱於進大學衍義補外  
無所建樹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  
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  
不能勒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  
我公而爲前儒一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方子亟起避  
席曰謹聞命矣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送劉函三序

方苞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為夫能為眾人之所為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眾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

則太息深曠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  
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  
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  
加甚矣凡務為撓君之言者自以為為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  
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  
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為為講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送鍾勵暇甯親宿遷序

方苞

古之為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  
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  
而徒視以眾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  
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  
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

眾以為疑曰吾二親皆年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  
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  
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  
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  
以未竟余說畱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甯親於宿遷乃正告  
之曰君子之為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若以  
載籍自潤澤而號為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  
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其事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  
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  
妻子交誼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  
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贈宋西廵序

方苞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廵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廵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予為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予若其所嚴事者觀西廵之詩與其為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廵以為請乃誦其所聞而使白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為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為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

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為所掩今于於詩既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毋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既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留餘者雖壹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乎眾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難且大者即文術可置而勿事也若尚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廵能篤信吾言它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即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國朝文錄卷四十三終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三 贈序類一

一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四

贈序類二

送鄂少保經略西陲序

蔡世遠

昔宋蘇文定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無重臣重臣者在朝廷之中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文定之論可謂篤矣而吾謂國家之得重臣爲最難必上有明聖首出之君委任既專恩禮兼隆而爲之臣者又必有學問深醇之氣正直之操忠厚愷惻之懷謙牧善下之度凡政令之否臧四方之利病人才之賢否進退九服四裔之向背順逆莫不引爲一家之事譽毀愛惡榮辱利鈍一不以介於其中然後能同德一心可內可外可將可相無所往而不宜也雍正十月壬子七月 欽命少保大學士一等

伯鄂公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公朝之所謂重臣也 天子之所敬信體貌有加天下士大夫所望以為鵠者也先是公總制雲貴廣西三省吏服民懷不績遠播烏蒙之變不踰時而奏克 天子召入政府以三省所治專而不咸宰相所理淵而溥公夙夜寅恭襄贊豐豐 明良之契不能旦夕離也茲以準噶爾餘孽尙稽 天誅兩路大將軍進師凱旋未奏命公往經理宣撫之公此行揚皇威於萬里宣明 聖天子之明德周爰咨諏悉心謀畫相事機之會度戰守之宜何以搗其巢而得其要領何以防其逸而遏其衝以及糗糧芻芻長運之而何以順適於輿情供億輸將官與民市民為官役之何以底於克協或召募士兵可以省遠徵師旅抑或威信所敷不戰而可以坐屈蠡爾搃其吭而革其面夫陝甘之民

天子加恩數倍他省蠲其常賦增其物直貸其宿負恤其疾苦申其化諭今見公至吾知士民益誦德歡呼將士之益踴躍用命也昔唐開元盛時遣宰相張說巡邊立平康待賓餘黨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說之學術品望未必及公而巡邊之績甚偉綱目大書以美之宋仁宗使韓范駐劄涇州不數月也元昊稱臣請和西鄙晏然無事嘉祐治平之盛實基於此公之望實堪與韓范比 而準噶爾餘醜又非元昊等夷我 聖朝威靈 皇上仁明聖武又非唐宋二代之比且我 聖祖仁皇帝所赦之九死而一生卯翼以長者乃敢父子忘恩抗背其不可逃也必矣 天子命公三閱月回朝蓋以小醜不足以煩公之久駐而且夕承弼其不應昭受為宏且遠也世遠與公同事 禁庭公不余鄙辱誨勵之嘗與余語

性學之原經世宰物之方知公之所以稱重臣之選膺 帝眷之深者豈徒在聲績之外著哉

送李穆堂巡撫廣西序

蔡世遠

雍正二年四月 天子特簡兵部右侍郎臨川李公巡撫廣西 朝之士大夫咸慶得人余與遇於朝問所以治粵西者公曰吾一污之不染肯使吏愚吾民哉吾劾其尤者餘則威約而化導之吾問餽之不通僚屬顧得以次受所屬之獻吾嚴之吾又不刻焉酌劑而稱平之關鹽雜征戾於民者吾核而減之粵西地雜猺獠吾勤而撫之凡吾所屬例有入之公者吾除之義可贏畱者吾貯之所司以爲養士恤民資兵之費凡所支用必與僚屬士庶共見之吾恐夫古之進羨餘以自浼者非大臣之所爲也余曰是固然矣人患才少君固恢

恢治不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異人乃大和公曰寬居仁行尚克懋修又問所以興教化者何若公曰吾將爲閩之常袞也粵西僻處一隅文教未宏吾將與之敦行學古俾彬彬之風衡於上國余曰諒哉郡擇其尤者飭所屬以禮敦遣萃之書院立名師以董之暇則身親而獎誨之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制爲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常袞烏能域公哉公深領之余惟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弁姁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躊躇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公粹於經學善文章嫻治道閱博俊偉一切富貴毀譽不足以動其心而慨然以天

下自任上有堯舜之君而公之所以事君者必不肯後於堯舜之臣竊謂非聖主不能知公而非公亦不足以副聖主之用也昔韓范開府涇州時有西夏之役教養未遑程朱大儒遭時不遇設施僅試之一郡一縣今聖天子在上四方風動用公為巡撫苟能明誠兩盡何士之不可化何俗之不可厚何猺獠之不可格何俊髦之不可興哉夫明之過為矜氣為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為易之乾惕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余與公同學有年志相同道相合常相勉以所不足所相期許者又未敢以輕喻之人於其行書以序之

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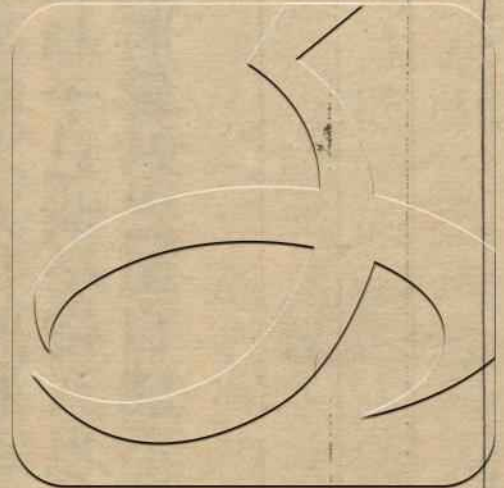
蔡世遠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南鄰粵北之

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蕃滋果樸羸蛤硫磺水藤糖蔗無所不有固東南一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水淺沙膠紆折難入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顏思齊勾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今天子聲教四訖鄭氏禽滅設官置吏休養孕育垂四十年去歲羣不逞之徒煽惑莠民撞塘嘯號賴天子威靈將帥用命舟師直入七日奏克天子特注意臺灣簡監察御史中有敦實廉能嫻猷畧知治體可任以股肱耳目者二人往按其地黃君偕吳君膺新命以行予與黃君同門友也夙知君家學素履君兄弟五人

皆有聲績長公次公以督學清正晉秩爲卿君年最少由吏部陟臺中能直己行道不矯激沽名爲聖主所倚信以夏四月至閩予一見卽爲臺灣慶得人君自童子試至登進士第未嘗出都門茲將涉波濤航大海奉天子命以綏輯羣黎神志肅定忠憤恢廓古所謂大丈夫者君其人矣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閩粵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爲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夫雜而不教則日至於侈靡蕩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上無相維繫之情爲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又驕之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禦驕之則恣睢侵軼於百姓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禦之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舉

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今海氛已靖臺地又安監司守令皆慎簡之員則所以教而愛之者必周總戎藍君又平臺著績人也所以練而輯之者必至君與吳君從容經理其間慎簡乃僚罔不同心臺灣之人行將數百世賴之豈徒南粵之奉伏波峴山之祠叔子已哉予淺人也烏知事宜然地近梓桑不能不關心於勝筭君之至自能不擾而核不肅而成也



言博士壽序

陳祖范

言氏之有博士自先生始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然秦紀云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不知舍詩書百家博士官所職者何也漢武帝為五經立博士始專職六藝之文與秦官異然分經而治所謂專門名家自明代以五經博士結銜錫孔門高賢後裔其名若兼通五經者然與漢代之各專一經又異矣夫兼通五經聖門猶難之子游之文學尤長於禮其它亦不著而今通號曰五經博士循名考實母亦有難副者乎先生之於經講求有素必能無媿於其名今年七十曰老而傳先生將何傳哉傳經焉耳矣能傳一經即不必五經可也凡物在天地間莫壽於經如能以傳經者傳家長生久視道無踰此請以是為先生祝非

徒曰世襲清貴足以紹前啟後爲難得而可貴也

蕭漢一補博士弟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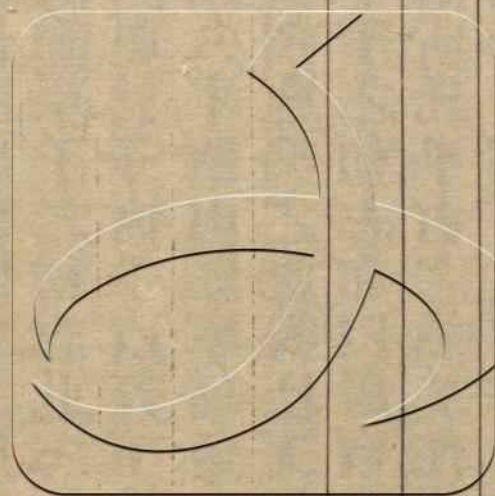
陳祖范

雍正二年冬邑大夫暇日率歲試所錄士釋奠於先師而登之爲博士弟子蕭生漢一與焉蕭生吾門之好古者也余因援古義以告之曰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肄三者歌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而肄習之鄭氏云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也居官受任之美奈何賓禮其臣下旣飲食之又寔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出使而返有功則上必知之其行也送之以禮樂遠而有光華君臣之遇如此可謂和樂而寵榮矣然鹿鳴之呦呦美其得食而相呼召不私其利於己也有周行之示又有令德以爲人則倣乃

克當此禮遇之隆非苟富貴其身而已也一任王事不得顧私情父母且不遑將而室家可知至於每懷靡及咨諏焉咨謀焉咨度焉咨詢焉光華雖動四方而憂勞在其一心不可得而暫釋矣此皆隱處就閒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古之教者取以誘諭學子之初志此志旣定然後溫飽不以動其心險易不以更其守恢乎以天下爲己任而不甘爲獨善自好之人所以人才輩出國家緩急有所倚賴而寇盜侵凌之禍不作說者謂鹿鳴之應答以天保蓋爲此也今之教者其所以誘諭小子之初志亦以居官受任之美矣而揆厥指趣得毋異於古所云乎古之美美在達其道於天下今之美美在享其利於一身不可以勿辨也蕭生勉乎哉自今以往爲嘉賓爲勞臣逸樂之於笙簧酒醴之間馳驟之於風塵勞



國朝文錄 卷四十四  
苦之際胥入學以後所不得而辭者哉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蔚文之汀漳道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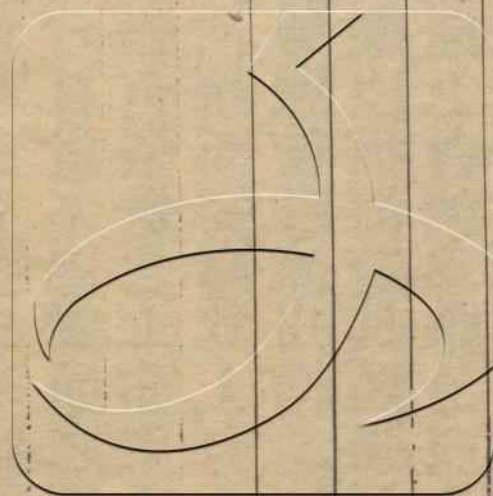
王峻

覺羅雅公以天揖英賢自大銀臺左官郡守由龍安松江調繁蘇州以明勗吏以仁育衆姦蠹罔不燭廢墜靡不舉禮賢愛士廣建義學甄陶造就之方無所不至自郡之士大夫下至販夫走豎善者敬而慕之不肖者畏而服之越三年當京察大計之期在廷卿貳奉 詔舉公自代不謀而同者三人焉江南制撫亦以卓異特薦 天子素知公賢不待入覲卽擢汀漳道副使遠近聞者皆悵若有失謂吳中數十年來始得一賢太守今又舍吾民而去乎不敏如余忝跡閒曹十餘年與公僅公所一相見自讀禮家居屬疾杜門足跡不踰郡郭顧獨辱公厚意大雪中造廬敦勸俾主紫陽書院兩年矣

余性褊隘平昔交游中合者無幾公非舊交而相待如此可不謂之知己乎今公之去不敢以一方之故一己之私欲滯大賢亦不敢效世俗頌禱之詞以塞酬應思所以報知己者願陳愚悃焉天下之事局外者雖知之而無益當其事者可以有爲矣然或知之不審或知之審矣而阻於時勢牽於利害亦終罔濟韓子有言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脈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天下者人難治今天下承平百年矣幅員之廣人民之衆上下又安文恬武嬉之象自漢唐以來有不及者譬之人身可謂肥矣然而風俗波靡禮教廢弛財用匱乏法令雖密而緩急莫分文具徒繁而專事粉飾揆厥所由得毋紀綱尙有未善乎自古

有治人無治法故論治者以用賢才爲最急用之之道必使之各展所長而後可收實效今人才日少未聞破格旁求而又事權過分牽制太甚內而宰輔六卿外而督撫監司皆下親細務郡縣有司奉行文書日不暇給而遠者大者轉忽焉彼此因循日復一日曾不思變通之道竊恐由此以往威消於上民玩於下雖有豪傑之士亦束手解體一籌莫施此賈長沙所謂厝火積薪而安寢其上有心者念此能勿慮乎吾聞汀漳邊閩界粵憲使駐漳州轄二郡一州地濱大洋設重兵廈門歲修戰艦以扼海道其民強悍樂戰鬪小有忿爭輒至持兵相殺蒞斯土者號爲難治以公之才猷德量其有宜民善俗之方化導一路可知也願今日朝廷需賢甚亟如公者料不久守一邑必將游膺鉅任有整齊紀綱之責圖萬

年根本之計則余區區所見固非公莫可言者遂書以贈行



贈阿廣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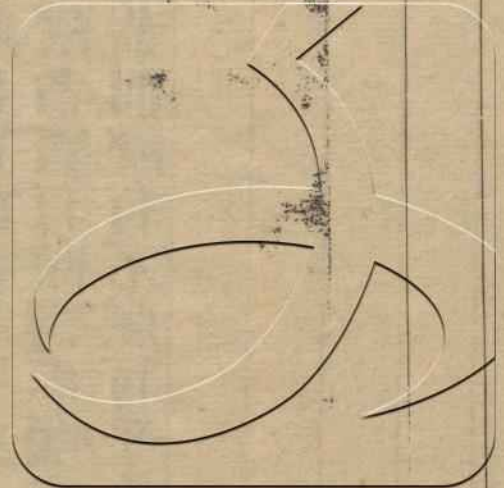
沈彤

由科舉而仕由蔭襲而仕仕一也第科舉以言揚蔭襲則用父兄之官升故子弟之有文往往願出於科舉不知人之所願仕者將用已所學而廣君之德澤耳以言揚者不符乎其所以敷奏其官曠也以父兄之功績升者而似述乎其父兄其職稱也則仕亦惟其居於位如何其所由之途勿論也阿生廣庭桂爲人愷悌明豁能文章乾隆元年用尊甫侍郎公蔭得試大理寺寺正顧其意惟甲科之注余以待郎公仕三朝功績在國家恩禮不替生苟能似述則居官不曠於君於親皆無所負視尋常之由甲科仕者不加榮哉夫似述有道讀五經閱通鑑提其要鉤其元以悉行諸己而措諸物斯得之矣廣庭質旣美將事此而無不足也

徐晝堂先生壽序

沈彤

古之禮於少也冠今之禮少無冠矣而老則有壽古之壽凡禮而皆可以壽也故冠者年二十耳而三加之祝辭願其成德亦願其壽考焉今之壽大都自六十始每十年而一爲苟其人而有德與行與文則莫不樂與之爲壽壽之則必將禮之古之冠也壽之未之壽而祝之也今之壽也禮之旣壽矣而慶之而又祝之也而其義則皆所以敬之愛之故老而壽猶少而冠也魯南徐先生性質溫厚學粹言醇在翰林名垂四海家居二十年敦行不忘 今天子卽位重其老成召而官之年且八十會開館修三禮義疏 命之分纂而先生得儀禮焉儀禮之首篇冠禮也先生當八十初度之辰而適纂之彤亦有感於古今之禮之有無異同於年之少與老也而遂爲之辭以從奉觴者之後而祝先生後此之無不有加夫冠或以醴或以醕醕則以酒今醴非所以爲禮矣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壽而不以酒不可也冠之醴也賓禮冠者而主人禮賓壽之觴也賓禮壽者而主人亦禮賓故壽而觴猶冠而醴也冠而醴者賓有辭壽而觴者宜亦有辭也顧其酒無不旨禮無不恭而辭有不腆可乎彤因是復自愧云



說文一首贈立夫

茅星來

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爲詩與文者始矣古  
之時無有以詩文爲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誦設絳帳  
爲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既至則隨其材質  
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苟其間見廣博學問淵深雖  
無著述要不害其爲通儒也蓋自幼以詩文爲教與學者未  
嘗有也此在魏晉後學者猶然故其時凡所著述畱傳至今  
者猶往往以質實勝而非後世所可及也自唐以來國家以  
詩文取士而學者始專務記覽爲詞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  
爲教子弟以是爲學凡其所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矻矻  
以窮年者無非欲以供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  
以不必讀書而工爲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詡詡然自以爲得

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輩之天才穎異應口成文識者猶以爲非遠大之器况乎持不逮之資而強追力取僥倖一第以爲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助之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稿矣然而天下但見其長之速也而於是乎競相慕效不務實學惟獵浮華以苟簡爲便利之門以揣摩爲必得之道後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紀極所以痼蔽學者之心胸壅塞斯人之耳目所爲教與學者如此至於上之人之取之也辨高下於一日之長短定優劣於一夫之棄取剽竊字句以相誇耀不覈底蘊以驗生平得之者自負爲秘巧失之者輒笑爲無能而天下之人靡然從風竭其心思材力以追逐時好曲避忌諱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莫得其所歸也是故講求所以爲詩與文之法者

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實自唐而積漸使然也夫溝洫畝澮爲備旱潦也縱橫深廣皆有寸尺其法度可謂精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迹蕩焉無存亦不聞因此遂歲有旱潦患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人良法而苟非出於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以久何則以其有所爲而爲也有所爲而爲者非所爲原泉混混不舍者也夫爲作詩與文而始務讀書何以異於是豈若江淮河漢之不可得而變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噫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書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辨之於此此豈獨關讀書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世之有志於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爲之意

而後可與語於古王君立夫故吾鄉篤學好古士也予素聞其名未得見於任邱見之相聚幾一月每談輒終日日不足以燭繼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之以附古人請贈與處之義予謝不敢而重違其請姑據所見書之如右亦以相正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乎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送胡先生序

劉大櫟

昔孟子當齊宣梁惠襄之世天下方趨於詐謀以富國兵爭連諸侯爲務而孟子道性善誦法堯舜湯文宜其所如者不合也既而與其徒述道德明仁義作孟子七篇以自表身廢不用矣尙何區區以是爲哉蓋孟子晚而著書若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呂望畢散之於周方興禮和樂施德惠之不暇奚暇其他然則著書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余不自揆閉戶爲空文思以垂之於後而先時里中胡襲參先生函奇蓄特周游天下以求大行其所志年五十始以孝廉舉於鄉旣困無所合歸而與余抵掌當世之務慨然奮發相期以百世之人心爲己任未幾先生復以事將遠出然則古之奔走而老於道途者亦有所不得已與先生行矣請以斯言爲贈

送倪司城序

劉大櫟

巴蜀僻在西南萬里之外秦昭襄王時始并有其地漢興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地廣而民以疲自是之後  
 或負其險遠保有一隅以聊自完固戰爭起矣及乎明之季  
 世流寇入境盡殺其居民而奪之食民用殄滅廣土數千里  
 無耕農云我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  
 以聚地之草萊荒蕪者以闢庶土既正底慎財賦亦其理宜  
 也雍正五年命御史臣四人內閣中書臣九人往計蜀之  
 田畝而我友倪君司城一朝得與九人之列倪君清慎自持  
 其奉公勤民之術不足為倪君告然余見倪君喜為歌詩今  
 馬足所經煙火稠疊皆曩昔凋敝之餘也憫其更生必有徬  
 徨而賦者他日歸余將解君之裝而驗之

送張閑中序

劉大櫟

河流自昔為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  
 潰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  
 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  
 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  
 迄無甯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  
 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効奔走淮水之南迺奮  
 迺築其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  
 天子使署理兗之泲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  
 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  
 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為一體至治翔洽感  
 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泲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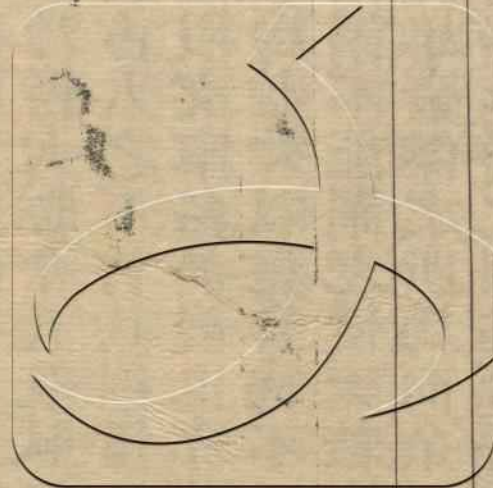
將歸其官解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為歌詩以送之

送姚姬傳南歸序

劉大櫟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游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

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為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為顯官文成莞然而笑恐第一流當為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為顯官不足為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為不足為謂之惇天有能為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旌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為而余以為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



送張侍御歸雲南序

胡天游

去就之分賢者知之知夫不去之非與其去之是然不必終出於是者非中有所患甚惑而莫可卒勝者哉患生於中利競害熏斂其聰明以頽落志氣故夫抉所患審乎分案焉決齟齬焉無疑非是孰有賢者去就之分知止者不惑以掣守道者果而發知止不必其守道守道尤尚乎知止孟子著其說矣官守言責不得則去其於分嚴且確而無所借故夫朝以籍仕以穀量以進退惟無所知循循夫孟子之所云然以曰守道豈云不然張先生爲御史有年旣論事屢上書一日忽假去期不復來夫先生去其鄉萬里以官京師於官復貧行李不計乏車船不顧具滇南之險且遠然乃竟歸方謂其去之愈於其仕其決以果哉無所患而於分曉也夫知止賢

也疏廣受之猶足有稱也若夫退不辭祿為高居不虞辱是懼獨顧其道不失其守伉伉鏗鏘明白以行彼二子之視又何如也先生前守河南值上官奸殘羣屬惴惴風靡獨持理觥挂遂被誣劾其後復用宏詞入翰林改列臺省其夷直茂厚過中州士大夫歎其去不可留而尤重其別故特於言然

送馬力畚序

胡天游

夜與日爭明井與海爭水駑馬與麒麟爭逐必不勝之勢也雖然使昧其所常勝不勝者固有時而勝日之麗無不燭也無能啟鴟鴞而使之視然而彼獨以其夜明井中之屬居終身焉語以海則疑然而獨以水富也夫天下固有時焉夜之闇鴟鴞為之時井之墊湫井中之屬為之時苟時所存聖人不能奪故凡士之魁特軼異以懸諸龔堦凡鈍道路遠近不

可等計然而常已不勝此方其為井與夜之時也夫飾駑馬而馳之而倚麒麟以為磨非不知麒麟也知其麟而且以為可怪乃從而磨之此亦麟之時也故不知其時而爭惑也知其時而若然適也力畚於余言必有合者夫將樂其時勝抑願時不勝而樂為其海與日者耶既不得志將還江南序而送之以志其別

送周生序

胡天游

凡歧乎文者二道與技而已守六經之陳約聖人之旨詞不必其若同致不必其若一然而辨乎理足乎事差合之無畔焉故文與道兼勝而兩存因六經之陳引聖人之旨意不敢其或出辭不敢其或張然而不辨乎理不足乎事其多合千萬喙而吐如一聲其說盈天下而視之若未有是無得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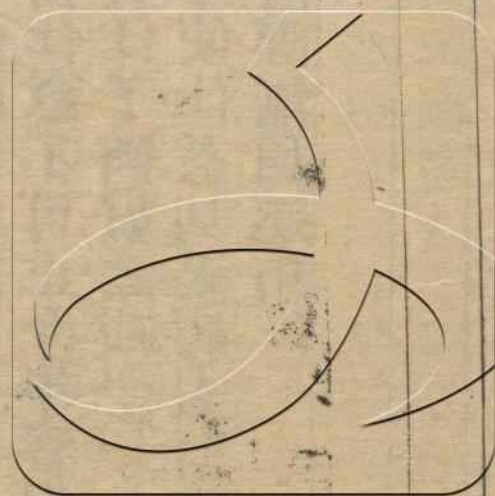
苟將盜道而鬻之非徒愚且鄙抑罪於道也甚塞其路而敗之也今習爲文者之無與乎聖人若水絕失其源不知其所其試於公卿有司適猶百工匠氏爭以技售而求利然其爲之者與其視之者皆必曰如是云云當於道非如是云云爲不中乎道夫百工匠氏有其能者從服習神巧發焉今未嘗豪芒探覩乎聖人羣詞乎猥陋瑣鈍忘昧己罪夷夷然而競相云道狂者莫自以爲狂瞽者莫自以爲瞽吾又歎其技之下而將以悲文之竭也生之文之何如於道若技庶幾焉惟古技善成者久將通乎道惡夫盜而鬻之而已無有也般倕羿勿能益已

送吳期安序

胡天游

期安少游楚壯求仕京師未得去之齊數年而後歸爲詩甚

多家頗富樂已而日貧少快便益思仕獨一日無能去詩楚載祈齊高鳳翰皆能詩且諒期安與之游故自齊還益強進爲余言游齊登琅邪臺望海水汨渤雲物變化蕭條寥宰駭慄而蕩曠海中山動波浪時時有無思得居其中又未嘗欲仕也然終願得任意不可止今年春復之燕予送且告之曰凡詩甚不利於仕子猶好之或恐以仕崇則笑曰去詩可乎今之仕者與今使仕者其果病夫詩耶苟仕且得而詩害焉將何以視吾詩謹無負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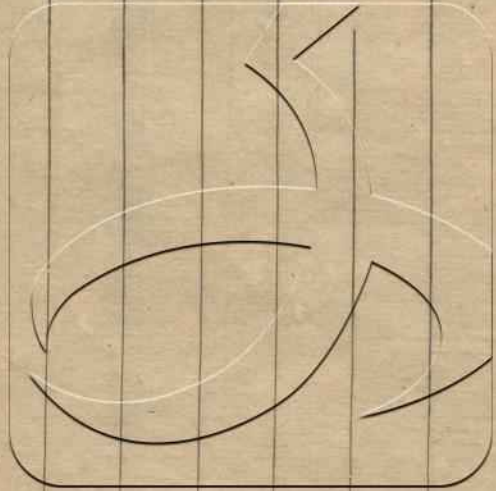


送方靈皋先生歸江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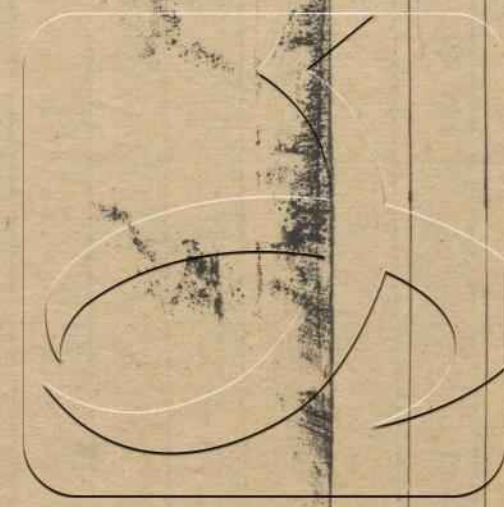
黃永年

傳曰人者天地之心天之人也千萬世如一日人之心乎  
天地也亦然古今無異鳥獸草木也五穀之育竹箭杞梓松  
柏之材且茂牛馬之行地致遠視詩書傳記所稱不古異也  
人備陰陽五行之冲和其忠信才德於古豈有異乎人變乎  
古則天地之心失蓋陰陽五行之播神明之流於天地之間  
聖賢詩書禮樂教澤之貽畱有時不能與斯世淫昏奸慝  
腥聞之害氣相勝至使天地聖人退處無權而斯世淫昏奸  
腥聞之害氣其浸淫旁魄民之初生受而入焉幾羣伏於隱  
微重閭之地而害發於家國政事之大人亂其常而天地病  
於是星暘風雨寒燠嶽瀆流峙紛然失其常度人民天札百  
產閉塞災害橫流而斯人者羣且相乘而操天下之一切天

下之生至是爲岌岌昔之大賢君子處此卹卹乎有憂之六籍以來孟氏正人心其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董仲舒正誼明道韓愈原道原人周程張朱述前聖明絕學此七八君子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所恃以不息與嗚呼古之大賢君子吾思而不得見之矣桐城方先生靈皋學純壽耆撰述在承明文章行天下者垂五十年永年讀其原人上下篇歎其言勝韓愈先生閱世憂患多其於遺經也用力深故其詞憂深旨遠處公卿之中弗善也乾隆七年夏四月予告還江東執永年手而再屬曰君何以序我之行先生於永年知愛篤久之乃推類先生原人之旨質於先生善人君子之不可絕於世也若嘉種焉剝之上九所謂碩果是也其命亦懸於天矣先生歸東南之士其有所宗乎夫能以天地生人爲心者是以天地之心爲心也



國朝文錄 卷四十四



送傅嘉言序

朱仕琇

天下之以仕集京師者以千萬數多一時賢豪欲有見於世者京師勢定於一尊自宰相以下其接布衣得略去勢位列坐為昆弟歡無上下之隔其籍則閩粵滇黔與古會盟之國咸在故天下之取友者必之焉顧予兩至京師所見四方士大夫相過從者車騎之數燕享之雅笑貌之親亦云洽矣而取友之益不著何哉學術毀而交道市相傾以名利而實不至也嚴溪傅嘉言先生治宋儒之言其為人恭儉蹇直仕於京師有大臣之節以前奉天承起憂候補與家兄筠園及余後先以學術相知也余在京師或擾於馳逐神志分散過先生與同鄉雷通政論詩文歸寓則夢寐一清先生故與通政善余嘗與萬侍讀書頗言宋儒詆荀楊之過因為二子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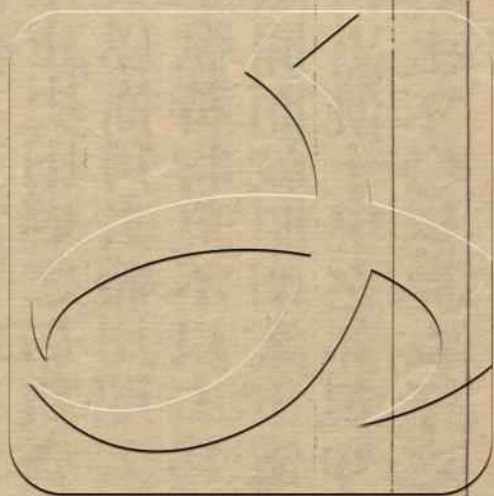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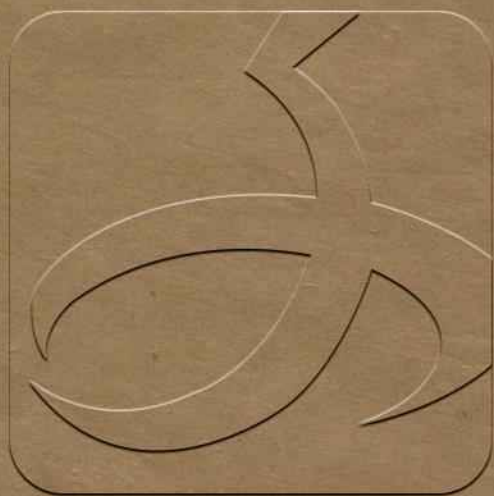
其所以受詆者以識其誣通政與先生見而不悅之牽同年陳君宗五交口責余雖其所守不能以相易而亦以見三人者愛余之深也先生詩學精深通政嘗序之而及於聚散之不可常以見益友之難得今年秋先生果辭京師去告行於嘗所來往余例得贈言夫天下學術之正偽繫其所守出處守之大者於此不謹則人將并其生平而疑之今先生嘗立大節於朝廷進不得仕歸養其親此於出處宜無可議者獨是古之君子有高爵厚祿不以動心退處畎畝而不忍忘其君者此固義之至精而仕者所宜稟以自守也先生既歸幸時顧斯義焉不終於處以無負其始之所以自見者母使天下後世僅謂京師爲取友之區焉可也

送釣園之京師序

朱仕琇

物本於近而以相去爲大水沸去山其大爲瀆入海而無涯其去愈遠木萌近地漸去而喬其實爲果爲藥以時去故枝而之人以齊百味已病癘用壽天下故木之功成百草蔬亦然蟲之類有鱗羽毛介斲草栖木飲水以爲生其族靈異則愈去人感而來止史則瑞之居貨者去速而富富家之聚金去礦玉去璞象犀齒角去體用則天下人之生去體爲子漸遠數世而其生愈蕃物莫不以去爲功也家兄釣園入貢太學京師始去幽閒而就昭明案衍澶曼未知其卒則予始怖於其大也臨行出餞十里之郊親知交坐酌酒道上推本萬物之情以張其去不戀戀兒女子之感以爲昧於理也





國朝文錄

卷四十四

三



